四書經注集證

論語卷之九

朱熹集註

陽貨第十七

凡二十六章

陽貨欲見孔子孔子不見歸孔子豚孔子時其亡也而往拜之遇諸塗歸如字一作饋

陽貨季氏家臣名虎嘗囚季桓子而專國政

左傳昭公二十七年公處於鄆孟懿子陽貨伐鄆定公五年六月季平子行東野還未至而卒陽貨將以璵璠斂仲梁懷弗與曰改步改玉陽貨因季桓子及公父文伯而逐仲梁懷冬十月己丑盟桓子於稷門之內庚寅大詛逐公父歜及秦遄皆奔齊六年魯侵鄭取匡往不假道於衛及還陽貨使季孟自南門入出自東門舍於豚澤以怒衛侯夏季桓子如晉獻鄭俘陽貨強使孟懿子往報夫人之幣晉人兼享之孟孫請范獻子曰陽貨若不能居魯而息肩於晉所不以為中軍司馬者有如先君獻子曰寡君有官將使其人鞅何知焉獻子謂簡子曰魯人患陽貨矣孟孫知其釁以為必適晉故強

爲之請以取人焉冬陽貨又盟公及三桓於周社盟國人於亳社詛於五父之衢七年春齊人歸鄆陽關陽貨居之以爲政秋齊國夏伐我陽貨御季桓子公斂處父御孟懿子將宵軍齊師齊人聞之僞伏而待之處父曰貨不圖禍而必死苫夷曰虎陷二子於難不待有司余必殺女虎懼乃還不敗八年季寤公鉏極公山不狃皆不得志於季氏叔孫輒無寵於叔孫氏叔仲志不得志於魯故五人因陽貨陽貨欲去三桓以季寤更季氏叔孫輒更叔孫氏已更孟氏冬十月順祀先公而祈焉辛卯禘於僖公壬辰將享季氏於蒲圃而殺之戒都車曰癸巳至成宰公斂處父告孟孫曰季氏戒都車何故孟孫曰吾弗聞處父曰然則亂也必及於子先備諸與孟孫以壬辰爲期陽貨前驅林楚御桓子虞人以鈹盾夾之陽越殿將如蒲圃桓子咋謂林楚曰而先皆季氏之良也爾以是繼之對曰臣聞命後陽貨爲政魯國服焉違之徵死死無益於主桓子曰何後之有而能以我適孟氏乎對曰不敢愛死懼不免主桓子曰往也孟氏選圉人之壯者三百人以爲公期築室於門外林楚怒馬及衢而騁陽越射之不中築者闔門有自門間射陽越殺之陽貨劫公與武叔以伐孟氏公斂處父帥成人自上東門入與陽氏戰於南門之內弗勝又戰於棘下陽氏敗陽貨說甲如公宮取寶玉大弓以出舍於五父之衢寢而爲食其徒曰追其將至貨曰魯人聞余出喜於徵死何暇追余從者曰嘻速駕公斂陽在公斂陽請追之孟

孫弗許陽貨入於讙陽關以畔九年夏陽貨歸寶玉大弓六月伐陽關陽貨使焚萊門師驚犯之而出奔齊請伐魯曰三加必取之齊侯將許之鮑文子諫曰魯未可取也上下猶和衆庶猶睦能事大國而無天災若之何取之陽貨欲勤齊師也齊師罷大臣必多死亡己於是乎奮其詐謀夫陽貨有寵於季氏而將殺季氏以不利於魯國而求容焉親富不親仁君焉用之君富於季氏而大於魯國茲陽貨所欲傾覆也魯免其疾而君又收之無乃害乎齊侯執陽貨將東之陽貨願東乃囚諸西鄙盡借邑人之車鍥其軸麻約而歸之載葱靈寢於其中而逃追而得之囚於齊又以葱靈逃奔宋遂奔晉適趙氏仲尼曰趙氏其世有亂乎哀公二年陽貨從晉趙鞅納衛太子於戚宵迷陽貨曰右河而南必至焉秋齊人輸范氏粟鄭子姚子般送之趙鞅禦之遇於戚陽貨曰吾車少以兵車之旆與罕駟郎子姚子般兵車先陳罕駟自後隨而從之彼見吾貌必有懼心子是乎會之必大敗之從之果勝獲齊粟千車

欲令孔子來見己而孔子不往貨以禮大夫有賜於士不得受於其家則往拜其門

【禮玉藻】大夫親賜士士拜受又拜於其室敵者不在拜於其室【孔疏】敵者相見若當時主人在則主人拜受不復往彼家

拜也若獻時主人不在所齎物置家主人還必往獻者之家拜謝也按此則必有大夫賜士士不得親對使拜受而往拜其門之禮

故瞰孔子之亡而歸之豚欲令孔子來拜而見之也

謂孔子曰來予與爾言曰懷其寶而迷其邦可謂仁乎曰不可好從事而亟失時可謂知乎曰不可日月逝矣歲不我與孔子曰諾吾將仕矣好亟知並去聲

懷寶迷邦謂懷藏道德不救國之迷亂亟數也失時謂不及事幾之會將者且然而未必之辭貨語皆譏孔子而諷使速仕孔子固未嘗如此而亦非不欲仕也但不仕於貨耳故直據理答之不復與辯若不諭其意者

陽貨之欲見孔子雖其善意然不過欲使助已爲亂耳故孔子

不見者義也其往拜者禮也必時其亡而往者欲其稱也遇諸塗而不避者不終絕也隨問而對者理之直也對而不辯者言之孫而亦無所詘也楊氏曰揚雄謂孔子於陽貨也敬所不敬爲詘身以信道非知孔子者

〔揚子法言〕或問聖人有詘乎曰仲尼於南子所不欲見也於陽貨所不欲敬也見所不見敬所不敬不詘如何或曰衛靈公問陳則何以不詘曰詘身將以信道也如詘道而信身雖天下不可爲也

盡道外無身身外無道身詘矣而可以信道吾未之信也

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

此所謂性兼氣質而言者也氣質之性固有美惡之不同矣

〔正蒙〕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故氣質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焉魏了翁曰天氣而地質

然以其初而言則皆不甚相遠也但習於善則善習於惡則惡

於是始相遠耳

程子曰此言氣質之性非言性之本也若言其本則性卽是理理無不善孟子之言性善是也何相近之有哉

子曰唯上知與下愚不移知去聲

四書通吳氏曰唯者別而指之之辭

此承上章而言人之氣質相近之中又有美惡一定而非習之所能移者

程子曰人性本善有不可移者何也語其性則皆善也語其才則有下愚之不移所謂下愚有二焉自暴自棄也人苟以善自治則無不可移雖昏愚之至皆可漸磨而進也惟自暴者拒之以不信自棄者絕之以不爲雖聖人與居不能化而入也仲尼

之所謂下愚也然其質非必昏且愚也往往強戾而才力有過人者商辛是也

史記殷本紀帝乙之子辛天下謂之紂資辯捷疾聞見甚敏才力過人手格猛獸

聖人以其自絕於善謂之下愚然考其歸則誠愚也或曰此與上章當合爲一子曰二字蓋衍文耳

子之武城聞弦歌之聲

纂疏黃氏曰弦歌弦且歌也合樂曰歌人聲絲聲皆堂上之樂也人物備考費縣西北七十里錦川有絃歌里有武城卽子游武城也武城建縣始西漢今亦以爲子游所宰立祠

弦琴瑟也時子游爲武城宰以禮樂爲教故邑人皆弦歌也

夫子莞爾而笑曰割雞焉用牛刀莞華版反焉於虔反

洞冥記黃帝采首山之銅始鑄爲刀釋名刀到也其末曰鋒其本曰環其室曰削室口之飾曰琫巨刀曰拍叉曰露拍言露見

也佩刀在佩拔之刀也容刀爲刀形而無力備容儀而已〔禮器〕割刀之用而鸞刀之貴貴其義也聲和而後斷也〔莊子養生篇〕庖丁爲文惠君解牛手之所觸肩之所倚足之所履膝之所踦砉然嚮然奏刀騞然莫不中音合於桑林之舞乃中經首之會文惠君曰譆善哉技蓋至此乎庖丁釋刀對曰臣之所好者道也進乎技矣始臣之解牛之時所見無非牛者三年之後未嘗見全牛也方今之時臣以神遇而不以目視官知止而神欲行依乎天理批大郤導大窾因其固然技經肯綮之未嘗而況大軱乎良庖歲更刀割也族庖月更刀折也今臣之刀十九年矣所解數千牛矣而刀刃若新發於硎彼節者有閒而刀刃者無厚以無厚入有閒恢恢乎其於遊刃必有餘地矣是以十九年而刀刃若新發於硎雖然每至於族吾見其難爲怵然爲戒視爲止行爲遲動刀甚微謋然已解如土委地提刀而立爲之四顧爲之躊躇滿志善刀而藏之文惠君曰善哉吾聞庖丁之言得養生焉

莞爾小笑貌蓋喜之也因言其治小邑何必用此大道也

子游對曰昔者偃也聞諸夫子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易去聲

君子小人以位言之子游所稱蓋夫子之常言言君子小人皆不可以不學故武城雖小亦必敎以禮樂

子曰二三子偃之言是也前言戲之耳

嘉子游之篤信又以解門人之惑也治有大小而其治之必用禮樂則其爲道一也但衆人多不能用而子游獨行之故夫子驟聞而深喜之因反其言以戲之而子游以正對故復是其言而自實其戲也

公山弗擾以費畔召子欲往

翟灝四書考異左傳史記各與論語事不同左傳陽貨之畔在定公八年時不狃雖未著畔迹而與季寤等共因陽貨則季氏亦已料其畔矣因以次年使人召孔子圖之孔子未果往而不狃盤踞于費季氏無如之何也十二年孔子爲魯司寇建墮費策不狃將失所倚恃遂顯與叔孫輒襲魯犯公孔子親命申句須樂頎伐之公室以之平季氏之召亦以之應矣如此說之則

左史兩家所載得以相通而予事理亦可信論語召字上原無主名也

弗擾季氏宰與陽貨共執桓子據邑以畔

〔漢書人表〕公山不狃師古曰卽公山不擾也〔杜注〕字子洩〔左傳〕定公五年季平子卒陽貨將以璵璠斂仲梁懷弗與陽貨欲逐之告不狃不狃曰彼爲君也子何怨焉旣葬桓子行東野及費不狃爲費宰逆勞於郊桓子敬之勞仲梁懷仲梁懷弗敬不狃怒謂陽貨子行之乎八年弗擾與季寤公鉏極皆不得志於季氏故因陽貨以作亂十二年仲由爲季氏宰將墮費公山不狃叔孫輒帥費人以襲魯公與三子入於季氏之宮登武子之臺費人攻之弗克入及公側仲尼命申句須樂頎伐之費人北國人追之敗諸姑蔑二子奔齊遂墮費二子復奔吳哀公八年吳將伐魯問於叔孫輒輒對曰魯有名而無情伐之必得志焉退而告不狃不狃曰非禮也君子違不適讐國未臣而有伐之奔命焉死之可也所託也則隱且夫人之行也不以所惡廢鄉今子以小惡而欲覆宗國不亦難乎若使子率子必辭王將使我子張卽輒病之王問於子洩對曰魯雖無與立必有與斃諸侯將救之未可以得志焉晉與齊楚輔之是四仇也夫魯齊晉之脣脣亡齒寒君所知也不救何爲三月吳伐魯子洩率故道險從武城〔史記孔子世家〕定公九年孔子年五十公山不狃以費畔季氏使人召

孔子孔子循道彌久溫溫無所試莫能己用曰蓋文武起豐鎬而王今費雖小倘庶幾乎欲往子路不說止孔子孔子曰夫召我者豈徒哉然亦卒不行

子路不說曰末之也已何必公山氏之之也說音悅

末無也言道既不行無所往矣何必公山氏之往乎

子曰夫召我者而豈徒哉如有用我者吾其為東周乎夫音扶

豈徒哉言必用我也為東周言興周道於東方

程子曰聖人以天下無不可有為之人亦無不可改過之人故欲往然而終不往者知其必不能改故也

子張問仁於孔子孔子曰能行五者於天下為仁矣請問之曰恭寬信敏惠恭則不侮寬則得衆信則人任焉敏則有功惠則足以使人

行是五者則心存而理得矣於天下言無適而不然猶所謂雖之夷狄不可棄者五者之目蓋因子張所不足而言耳任倚仗也又言其效如此

張敬夫曰能行此五者於天下則其心公平而周徧可知矣然恭其本與李氏曰此章與六言六蔽五美四惡之類皆與前後文體大不相似

佛肸召子欲往佛音弼肸許密反

佛肸晉大夫趙氏之中牟宰也

說苑佛肸以中牟畔致鼎於庭致士大夫曰與我者受邑不與我者烹大夫皆從之至于邑惟邑人田卑曰義死不避斧鉞之罪義窮不受軒冕之服無義而生不仁而富不如烹褰衣將就鼎佛肸脫屨而生之趙氏聞其叛也攻而取之聞田卑不肯與也求而賞之田卑曰不可一人舉而萬夫俯首智者不為也賞一人以慚萬夫義者不取也遂南之楚列女傳

趙之法以城畔者身死家收佛肸以中牟畔其母言曰我死不當襄子見而問之曰母不能教子使至於反何爲不當死對曰妾聞子少而慢者母之罪也長而不能使者父之過也今吾之子少而不慢長又能使妾能爲君長子君自擇以爲臣此君之臣非妾之子君有暴臣妾無暴子是以言妾無罪也襄子曰善遂釋之〔史記孔子世家〕佛肸爲中牟宰趙簡子攻范氏中行氏伐中牟佛肸畔使人召孔子孔子欲往

子路曰昔者由也聞諸夫子曰親於其身爲不善者君子不入也佛肸以中牟畔子之往也如之何

〔史記正義〕湯陰縣西有牟山中牟蓋在其山之側今河南彰德府湯陰縣即漢蕩陰其西有牟山〔索隱〕趙中牟是河北之中牟非鄭之中牟　按今河南省開封府中牟縣其境亦有牟山所謂鄭之中牟者也此章中牟斷在湯陰縣西爲是蓋湯陰屬彰德府已在大河之北韓非子曰中牟三國之股肱邯鄲之肩髀蓋指在河北者言也

子路恐佛肸之浼夫子故問此以止夫子之行親猶自也不入不入其黨也

子曰然有是言也不曰堅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緇磷力刃反涅乃結反

磷薄也涅染皁物

說文涅水中黑土也淮南子俶真訓以涅染緇則黑於涅傳雅緇謂之皁徐鉉曰說文草斗櫟實一曰象斗子可以染帛爲黑色今俗以此爲艸木之艸而別作皁字爲黑色之皁或作皂

言人之不善不能浼己楊氏曰磨不磷涅不緇而後無可無不可堅白不足而欲自試於磨涅其不磷緇也者幾希

吾豈匏瓜也哉焉能繫而不食焉於虔反

匏瓠也匏瓜繫於一處而不能飲食人則不如是也

說文匏瓠也从包从夸聲包取其可包藏物也古今注匏瓠也壺蘆瓠之無柄者瓠有柄懸瓠可以爲笙陸璣疏匏瓠也葉小時可爲羹又可淹煮極美故詩曰幡幡瓠葉采之烹之埤雅長而瘦上曰瓠短頸大腹曰匏傳云匏謂之瓠誤矣蓋

匏苦瓠甘復有長短之殊定非一物也繫而不食以苦故也詩名物疏諸說皆以匏爲瓠惟陸農師以爲兩物考詩惟瓠甘匏苦爲可明耳然本草有苦瓠唐本注謂之苦瓠瓠復非瓠中之苦者瓠中之苦者疑是匏矣陸疏似以甘瓠爲匏非也蓋瓠爲總名甘者可食甘瓠纍之是也苦者佩以渡水匏有苦葉是也入藥者名苦瓠瓠夏末始實秋中方熟黃氏曰抄應柳之天文圖有匏瓜星其下注云論語繫而不食正指星而言蓋星有匏瓜之名徒繫於天而不可食正與維南有箕不可以簸揚維北有斗不可以挹酒漿同義刪正註以匏爲瓠非也按詩云匏有苦葉嚴氏詩緝匏經霜葉落取繫之腰以渡水蓋匏瓜蠢然無用之物但可繫之腰以渡水而不可食故云繫而不食國語叔向云苦匏不材於人共濟而已其理甚明若謂其繫於一處而不能飲食豈有植物而責其能飲食哉　按三說皆與註異姑錄以備考

張敬夫曰子路昔者之所聞君子守身之常法夫子今日之所言聖人體道之大權也然夫子於公山佛肸之召皆欲往者以天下無不可變之人無不可爲之事也其卒不往者知其人之終不可變而事之終不可爲耳一則生物之仁一則知人之智

也

子曰由也女聞六言六蔽矣乎對曰未也女音汝下同

蔽遮掩也

〔纂疏〕胡氏曰爲物所遮掩僅得其一偏而不見其全體也

居吾語女語去聲

禮君子問更端則起而對故孔子諭子路使還坐而告之

〔禮〕曲禮侍坐於君子君子問更端則起而對

好仁不好學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學其蔽也蕩好信不好學其蔽也賊好直不好學其蔽也絞好勇不好學其蔽也亂好剛不好學其蔽也狂好知並去聲

六言皆美德然徒好之而不學以明其理則各有所蔽愚若可

陷可罔之類蕩謂窮高極廣而無所止賊謂傷害於物勇者剛之發剛者勇之體狂躁率也

范氏曰子路勇於爲善其失之者未能好學以明之也故告之以此曰勇曰剛曰信曰直又皆所以救其偏也

子曰小子何莫學夫詩夫音扶

小子弟子也

詩可以興

感發志意

可以觀

考見得失

可以羣

和而不流

可以怨

怨而不怒

邇之事父遠之事君

人倫之道詩無不備二者舉重而言

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

其緒餘又足以資多識

學詩之法此章盡之讀是經者所宜盡心也

子謂伯魚曰女爲周南召南矣乎人而不爲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也與（女音汝 與平聲）

爲猶學也周南召南詩首篇名所言皆脩身齊家之事

小序關雎麟趾之化王者之風故繫之周公南言化自北而南也鵲巢騶虞之德諸侯之風也先王之所以教故繫之召公〇朱子集註周國名南南方諸侯之國也周國本在禹貢雍州境內岐山之陽后稷十三世孫古公亶父始居其地傳子王季歷至孫文王昌闢國寖廣于是徙都於豐而分岐周故地以爲周公旦召公奭之采邑且使周公爲政於國中而召公宣布於諸侯於是德化大成於內而南方諸侯之國江沱汝漢之閒莫不從化蓋三分天下而有其二焉至子武王發又遷於鎬遂克商而有天下武王崩子成王誦立周公相之制作禮樂乃采文王之世風化所及民俗之詩被之筦絃以爲房中之樂而又推之以及於鄉黨邦國所以著明先王風俗之盛而使天下後世之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者皆得以取法焉蓋其得之國中者雜以南國之詩而謂之周南言自天子之國被於諸侯不但國中而已也其得之南國者則直謂之召南言自方伯之國被於南方而不敢以繫於天子也召地名召公奭之采邑也舊說扶風雍縣有召亭卽其地周南之詩十一篇篇首五詩皆言后妃之德關雎舉其全體而言也葛覃卷耳言其志行之在己樛木螽斯美其德惠之及人皆指其一事而言也其辭雖主於后妃然其實則皆著明文王身脩家齊之效也至于桃夭兔罝芣苢則家齊而國治之效漢廣汝墳則以南國之詩附焉而見天下已有可平之漸矣若麟之趾則又王者之瑞而序者以爲關雎之應也召

南之詩十四篇鵲巢至采蘋言夫人大夫妻以爲當時國君大夫被文王之化而能脩身以正其家也甘棠以下又見由方伯能布文王之化而國君能脩之家以及其國也其辭雖無及於文王然文王明德新民之功至是而其所施者溥矣

正牆面而立言即其至近之地而一物無所見一步不可行

新安倪氏曰書周官不學牆面莅事惟煩孔子取譬本此

子曰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

敬而將之以玉帛則爲禮

周禮春官典瑞掌玉瑞玉器之藏辨其名物與其用事設其服飾王晉大圭執鎮圭繅藉五采五就以朝日公執桓圭侯執信圭伯執躬圭繅皆三采三就子執穀璧男執蒲璧繅皆二采再就以朝覲宗遇會同於王諸侯相見亦如之瑑圭璋璧琮繅皆二采一就以覜聘四圭有邸以祀天旅上帝兩圭有邸以祀地旅四望祼圭有瓚以肆先王以祼賓客圭璧以祀日月星辰璋邸射以祀山川以造贈賓客土圭以致四時日月封國則以土地珍圭以徵守以恤凶荒牙璋以起軍旅以治兵守璧羨以起度駔圭璋璧琮琥璜之渠眉疏璧琮以斂尸穀圭以和難以聘女琬圭以治德以結好琰圭以易行

以除慝大祭祀大旅凡賓客之事共其玉器而奉之大喪共飯玉含玉贈玉〔秋官〕小行人合六幣圭以馬璋以皮璧以帛琮以錦琥以繡璜以黼〔鄭元注〕其上公及二王之後享天子圭以馬享后璋以皮其侯伯子男享天子璧以帛享后琮以錦其玉大小各如其命數其諸侯相朝所執之玉與朝天子同其享玉皆以璧享君以琮享夫人子男相享則降用琥以繡璜以黼故其諸侯之臣聘天子及聘諸侯其聘玉及享玉降其君瑞一等故玉人云瑑圭璋八寸璧琮八寸以覜聘是也

和而發之以鐘鼓則爲樂

〔釋名〕鐘空也空內受氣多故聲大〔白虎通〕鐘之言動也陰氣用事萬物動成〔風俗通〕鐘者秋分之音也〔山海經〕炎帝之孫伯陵生鼓延是始爲鐘〔世本〕倕作鐘〔呂氏春秋〕黃帝命伶倫與營援鑄十二鐘以和五音〔樂汁圖〕歎黃鐘生一一生萬物故君子鑠金爲鐘四時九乳未均注九乳九州也是以撞鐘知君鐘調則君道得〔周禮考工記〕鳧氏爲鐘兩欒謂之銑鐘口兩角銑閒謂之于唇上袪于上謂之鼓鼓上謂之鉦鉦上謂之舞舞上謂之甬甬上謂之衡甬衡鐘柄鐘縣謂之旋旋蟲謂之幹鐘帶謂之篆篆閒謂之枚枚謂之景鐘已厚則石已薄則播侈則柞弇則鬱長甬則震是故大鐘十分

其鼓閒以其一爲之厚小鐘十分其鉦閒以其一爲之厚鐘
大而短則其聲疾而短聞鐘小而長則其聲舒而遠聞（春官）
磬師掌教擊磬擊編鐘鐘師掌金奏凡樂事以鐘鼓奏九夏
王夏肆夏昭夏納夏章夏齊夏族夏祴音陔夏驁夏（爾雅）大
鐘謂之鏞其中謂之剽小者謂之棧（禮樂記）鐘聲鏗鏗以立
號號以立橫橫以立武君子聽鐘聲則思武臣（三禮圖）凡鐘
十六枚同爲一簴謂之編鐘特懸者謂之鎛鐘鎛鐘蓋音之
大者也（風俗通）鼓者郭也春分之音萬物皆郭皮甲而出故
謂之鼓（世本）夷作鼓蓋起於伊耆氏（禮）禮運夫禮之初蕢桴
而土鼓（明堂位）夏后氏之鼓足殷楹鼓周懸鼓（禮）禮器廟堂
之上懸鼓在西應鼓在東（周禮地官）鼓人掌教六鼓之音聲
以節樂聲以和軍旅以正田役教爲鼓而辨其聲用以雷鼓
鼓神祀以靈鼓鼓社祭以路鼓鼓鬼享以鼖鼓鼓軍事以鼛
鼓鼓役事以晉鼓鼓金奏（大司樂）王大食三宥令奏鐘鼓（樂
師）凡國之小事饗食諸侯令奏鐘鼓（眡瞭）賓射奏鐘鼓（小師）
掌教鼓（考工記）韗人爲皐陶鼓木鼓長八尺鼓四尺鼓面中
圍加三之一中央圍加於面之圍三分之一謂之鼖鼓爲皐
鼓長尋有四尺鼓四尺倨句磬折中曲之不參正也凡冒鼓
必以啟蟄之日良鼓瑕如積環瑕與環皆謂漆之文理革調
急故然也鼓大而短則其聲疾而短聞鼓小而長則其聲舒
而遠聞（爾雅）大鼓謂
之鼖小鼓謂之應

遺其本而專事其末則豈禮樂之謂哉

程子曰禮只是一箇序樂只是一箇和只此兩字含蓄多少義理天下無一物無禮樂且如置此兩椅

〔正韻〕俗呼坐櫈爲椅子〔正字通〕坐具後有倚者

一不正便是無序無序便乖乖便不和又如盜賊至爲不道然亦有禮樂蓋必有總屬必相聽順乃能爲盜不然則畔亂無統不能一日相聚而爲盜也禮樂無處無之學者要須識得

子曰色厲而內荏譬諸小人其猶穿窬之盜也與

荏而審反 與平聲

厲威嚴也荏柔弱也小人細民也穿穿壁窬踰牆言其無實盜名而常畏人知也

子曰鄉原德之賊也

鄉者鄙俗之意原與愿同荀子原愨註讀作愿是也（荀子正論篇上端誠則下原愨矣）鄉原鄉人之愿者也蓋其同流合汙以媚於世故在鄉人之中獨以愿稱夫子以其似德非德而反亂乎德故以為德之賊而深惡之詳見孟子末篇

子曰道聽而塗說德之棄也

雖聞善言不為已有是自棄其德也

王氏曰君子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易大畜卦象）道聽塗說則棄之矣

子曰鄙夫可與事君也與哉（與平聲）

鄙夫庸惡陋劣之稱

其未得之也患得之既得之患失之

何氏曰患得之謂患不能得之

〔寓簡〕東坡解曰患得之當作患不得之予觀退之王承福傳云其賢于世之患不得之而患失之以濟其生之欲者則古本必如是

苟患失之無所不至矣

小則吮癰舐痔

〔漢書佞幸傳〕鄧通爲黃頭郎文帝嘗病癰通常爲上嗽吮之〔莊子列御寇篇〕秦王有病召醫破癰潰痤者得車一乘舐痔者得車五乘所治愈下得車愈多

大則弒父與君皆生於患失而已

胡氏曰許昌靳裁之有言曰士之品大槩有三志於道德者功名不足以累其心志於功名者富貴不足以累其心志於富貴而已者則亦無所不至矣志於富貴即孔子所謂鄙夫也

四書釋地續靳裁之宋史無列傳僅附見胡安國傳安國入太學以穎川靳裁之爲師裁之與論經史大義深奇重之許昌宋穎昌府治長社縣今河南省直隸許州是

子曰古者民有三疾今也或是之亡也

氣失其平則爲疾故氣稟之偏者亦謂之疾昔所謂疾今亦亡之傷俗之益衰也

古之狂也肆今之狂也蕩古之矜也廉今之矜也忿戾古之愚也直今之愚也詐而已矣

狂者志願太高肆謂不拘小節蕩則踰大閑矣矜者持守太嚴廉謂稜角陗厲忿戾則至於爭矣愚者暗昧不明直謂徑行自遂詐則挾私妄作矣

范氏曰末世滋僞豈惟賢者不如古哉民性之蔽亦與古人異

矣

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重出

子曰惡紫之奪朱也惡鄭聲之亂雅樂也惡利口之覆邦家者惡去聲覆芳服反

朱正色紫閒色

〔朱子語類〕蒨纁絳朱此紅之染數一入爲蒨再入爲纁三入爲絳四入爲朱新安陳氏曰朱南方之正色合黑赤而成紫北方之閒色 紫詳鄉黨

雅正也利口捷給

〔漢書張釋之傳〕豈效此嗇夫喋喋利口捷給哉班固云書放四罪詩歌青蠅春秋以來禍敗多矣故子翬謀桓而魯隱危欒書構郤而晉厲弑豎牛奔仲叔季卒郈伯毀季昭公逐孔子所謂利口覆邦者與

覆傾敗也

范氏曰天下之理正而勝者常少不正而勝者常多聖人所以惡之也利口之人以是爲非以非爲是以賢爲不肖以不肖爲賢人君苟悅而信之則國家之覆也不難矣

子曰予欲無言

學者多以言語觀聖人而不察其天理流行之實有不待言而著者是以徒得其言而不得其所以言故夫子發此以警之

子貢曰子如不言則小子何述焉

子貢正以言語觀聖人者故疑而問之

子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

四時行百物生莫非天理發見流行之實不待言而可見

爾雅釋天春爲青陽夏爲朱明秋爲白藏冬爲元英四時和謂之玉燭春爲發生夏爲長嬴秋爲收藏冬爲安寧四時和

爲通

正

聖人一動一靜莫非妙道精義之發亦天而已豈待言而顯哉

此亦開示子貢之切惜乎其終不喻也

程子曰孔子之道譬如日星之明猶患門人不能盡曉故曰予

欲無言若顏子則便默識其他則未免疑問故曰小子何述又

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則可謂至明白矣愚按此與

前篇無隱之意相發學者詳之

孺悲欲見孔子孔子辭以疾將命者出戶取瑟而歌使之聞之

孺悲魯人嘗學士喪禮於孔子

[禮雜記]恤由之喪哀公使孺悲之孔子學士喪禮士喪禮於是乎書[儀禮士相見禮疏]孺悲欲見孔子不由介紹故孔子

辭以

疾

當是時必有以得罪者故辭以疾而又使知其非疾以警教之也程子曰此孟子所謂不屑之教誨所以深教之也

宰我問三年之喪期已久矣期音基下同

期周年也

禮三年問三年之喪何也稱情而立文因以飾羣別親疏貴賤之節而弗可損益也故曰無易之道也創鉅者其日久痛深者其愈遲三年者稱情而立文所以爲至痛極也斬衰苴杖居倚廬食粥寢苫枕塊所以爲至痛飾也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哀痛未盡思慕未忘然而服以是斷之者豈不送死有已復生有節也哉故三年之喪人道之至文者也夫是之謂至隆是百王之所同古今之所壹也何以至期也曰至親以期斷天地則已易矣四時則已更矣其在天地之中者莫不更始焉以是象之也

君子三年不爲禮禮必壞三年不爲樂樂必崩

恐居喪不習而崩壞也

舊穀既沒新穀既升鑽燧改火期可已矣鑽祖官反

沒盡也升登也燧取火之木也

禮內則左佩金燧右佩木燧註金燧取火於日木燧鑽火也

改火春取榆柳之火夏取棗杏之火夏季取桑柘之火秋取柞楢之火冬取槐檀之火語本周禮夏官司爟註亦一年而周也

古史自有巢氏教民巢居然人未知熟食燧人氏作觀星辰而察五行知空有火麗木則明于是鑽木取火教民以烹飪而民利之故號燧人氏以以爲燧者火之所生也乃別五木以改火順四時而遂天之意由是火之功用洽矣周禮夏官司爟掌行火之政令四時變國火以救時疾季春出火民咸從之季秋內火民亦如之拾遺記燧明國不識晝夜四時有火樹名燧木屈盤萬頃有鳥名鴞啄樹則粲然出火聖人感焉因取小枝以鑽火號燧人氏升鉛餘錄先王取火法五行也春行爲木榆柳色青以象木也木生火夏行爲火棗杏色赤以象火也火生土季夏行爲土桑柘色黃以象土也土生金秋行爲金柞楢色白以象金也金生水冬行爲水槐檀色元以象水也爾雅榆白枌管子五沃之土其榆條直以長四民

月令二月榆莢成戴侗曰榆木堅忍皮汁滑陶宏景曰榆初生莢仁作糜羹食之令人多睡說文柳小楊也古今合璧云樹高二三丈許葉細而長管子五沃之土宜柳夏小正正月柳梯梯發芽也本草柳楊類春初生柔荑開黃蕊春晚葉長成後蕊中結細黑子及蕊落絮出如白絨因風飄揚如飛雪入池沼化爲浮萍說文棗果名儀禮疏棗早也爾雅棗壺棗邊要棗櫅白棗樲酸棗楊徹齊棗遵羊棗洗大棗煮塡棗蹶洩苦棗晳無實棗還味棯棗李曰疐之爾雅翼棗有十一名郭氏得其九焉後世有紫棗元棗西王母棗東海蒸棗洛陽夏白與夫雞心牛頭羊矢獼猴細腰其名不可勝載淮南子十一月棗棗取其赤心詩豳風八月剝棗禮內則棗曰新之夏小正四月囿有見杏管子五沃之土其木宜杏典術杏者歲星之精山海經靈山之下其木多杏

桑 詳孟子

柘木喜叢生榦疏而葉圓有尖結實如椒禮月令季春命野虞毋伐桑柘周禮考工記弓人取榦之道柘爲上淮南子八月其樹柘埤雅柘宜山石本草衍義柘木理有紋亦可旋爲器爾雅蔞柞葉細而密今人爲梳用之詩小雅維柞之枝其葉蓬蓬詩緝作堅韌之木新葉將生故葉乃落齊民要術柞研去尋生宜種於山阜之間十年中椽二十年中屋樽說文栩柔木也工官以爲耎輪埤雅槐者虛星之精其華黃其成實元木高大葉細季春五日兔日十日鼠耳更旬始規二旬葉成七月花未開時如米粒炒過煎水可染黃其實作莢連跌中

有黑子子連多者夏子上房七月收之可染皂[正字通]櫃木

蘗韌莢類槐可爲車軸陸璣曰木皮正青滑澤與繫音計迷相似[淮南子]十月檀陰木也本草檀白檀[綱目]總謂之旃檀

己止也言期年則天運一周時物皆變喪至此可止也尹氏曰短喪之說下愚且恥言之宰我親學聖人之門而以是爲問者有所疑於心而不敢彊焉爾

子曰食夫稻衣夫錦於女安乎曰安夫音扶下同衣去聲女音汝下同

[說文]稻稌也秔稻屬[爾雅翼]稻一名稌周頌豐年多黍多稌是也稻有黏有不黏今人以黏者爲糯不黏者爲秔爲稉又一種曰秈比於稉小而尤不黏其種甚早今人號秈爲早稻稉爲晚稻[詩豳風]十月穫稻[周禮夏官]職方氏青州宜稻麥荆揚宜稻[禮曲禮]稻曰嘉蔬[月令]季秋天子乃以犬嘗稻先薦寢廟[蔡邕月令章句]十月穫稻九月熟者謂之半夏稻[抱朴子]南海晉安有九熟之稻[詩名物疏]秔穲稏俱是有芒之穀故秔亦謂之稻詩書所用則各隨文解之豐年多黍多稌爲酒爲醴則稌是稉周禮牛宜稌則稌是秔月令秋稻必齊則稻是稉論語食夫稻則稻是秔[說文]錦襄雜也色織文也[釋名]錦金也作用

功重其價如金故制字帛與金也〔拾遺記〕員嶠山有冰蠶霜覆之然後成繭其色五采後代效之染五色絲織以爲錦

禮父母之喪既殯食粥麤衰既葬疏食水飲受以成布期而小祥始食菜果練冠縓緣要絰不除

〔禮閒傳〕斬衰三日不食齊衰二日不食大功三不食小功緦麻再不食士與斂焉則壹不食故父母之喪既殯食粥朝一溢米莫一溢米溢鎰同二十兩齊衰之喪疏食水飲不食菜果大功之喪不食醯醬小功緦麻不飲醴酒此哀之發於飲食者也父母之喪既虞卒哭疏食水飲不食菜果期而小祥食菜果又期而大祥有醯醬中月而禫禫而飲醴酒始飲酒者先飲醴酒始食肉者先食乾肉父母之喪居倚廬寢苫枕塊不稅絰帶齊衰之喪居堊室芐翦不納大功之喪寢有席小功緦麻牀可也此哀之發於居處者也斬衰三升既虞卒哭受以成布六升冠七升爲母疏衰四升受以成布七升冠八升去麻服葛葛帶三重期而小祥練冠縓緣要絰不除〔儀禮註〕凡服上曰衰下曰裳〔禮記註〕三升以下之布麤疏之甚若未成然六升以下則漸精細與吉服之布相近故稱成也祥祭名去凶從吉之義也祔後十三月小祥祭亦謂之練也檀弓云練而慨然是也二十五月大祥祭練煮漚熟麻也以練布爲冠易其卒哭後七升之冠也縓淺絳色一染謂之縓

緣衣領及袖之緣也又以練布爲中衣以縓爲領袖也麻在
首在要皆曰絰絰之言實也明孝子有忠實之心要絰葛絰
也

無食稻衣錦之理夫子欲宰我反求諸心自得其所以不忍者
故問之以此而宰我不察也

女安則爲之夫君子之居喪食旨不甘聞樂不樂居處不安故不
爲也今女安則爲之樂上如字下音洛

此夫子之言也旨亦甘也初言女安則爲之絕之之辭又發其
不忍之端以警其不察而再言女安則爲之以深責之

宰我出子曰予之不仁也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夫三年
之喪天下之通喪也予也有三年之愛於其父母乎

宰我既出夫子懼其眞以爲可安而遂行之故深探其本而斥

之言由其不仁故愛親之薄如此也懷抱也又言君子所以不忍於親而喪必三年之故使之聞之或能反求而終得其本心也

范氏曰喪雖止於三年然賢者之情則無窮也特以聖人爲之中制而不敢過

禮三年問將由夫修飾之君子歟則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若駟之過隙然而遂之則是無窮也故先王焉爲之立中制節壹使足以成文理則釋之矣

故必俯而就之非以三年之喪爲足以報其親也所謂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特以責宰我之無恩欲其有以跂而及之爾

禮檀弓曾子謂子思曰伋吾執親之喪也水漿不入於口者七日子思曰先王之制禮也過之者俯而就之不至焉者跂而及之故君子之執親之喪也水漿不入於口者三日杖而後能起

子曰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難矣哉不有博弈者乎為之猶賢乎已

博局戲也弈圍棊也

【戰國策秦策】蔡澤謂范雎曰君獨不觀博者乎或欲大投或欲分功【楚策】唐雎見春申君曰夫梟棊之所以爲能者以散棊佐之也夫一梟之不勝不如五散亦明矣【魏策】孫臣謂魏王曰王獨不見博者之用梟耶欲食則食欲握則握【說苑】廿文子曰博盡關塞之宜得周通之三路盡博以五木爲子有梟羅雉犢爲勝負之采梟么也六博得么最勝便則食其子不便則止即罵犕也【鮑宏博經】博局之戲各投六箸行六棊故云六博用十二棊六棊白六棊黑所擲頭謂之瓊瓊有五采刻一畫者謂之塞刻二畫者謂之白刻三畫者謂之黑一邊不刻在五塞之間謂之五塞行五塞而投瓊曰博不投瓊曰塞塞亦博類【類編】六博與雙陸不同六博自古有之或云桀臣烏曹所作或云殷紂所作雙陸始於西竺曹魏時傳入中國以上博【說文】弈從廾言竦兩手而執之【左傳】襄公二十五年太叔文子曰弈者舉棊不定不勝其耦【班固】論北方之人謂棊爲弈局必方正象地則也道必正直神明德也棊有白黑陰陽分也駢羅布列效天文也【博物志】堯造棊以教子丹朱或云舜以子商均愚故作圍棊以教之一說周武帝始造象戲【方言】圍棊者自關東齊魯之間謂之爲弈以上弈

已止也李氏曰聖人非教人博奕也所以甚言無所用心之不可爾

子路曰君子尚勇乎子曰君子義以爲上君子有勇而無義爲亂小人有勇而無義爲盜

尚上之也君子爲亂小人爲盜皆以位而言者也尹氏曰義以爲尚則其勇也大矣子路好勇故夫子以此救其失也胡氏曰疑此子路初見孔子時問答也

按家語載子路初見孔子拔劍而舞有古之君子以劍自衛乎之問夫子答以古君子忠以爲質仁以爲衛云云詳子路本傳與此章問答相類胡氏之說蓋本於此

子貢曰君子亦有惡乎子曰有惡惡稱人之惡者惡居下流而訕上者惡勇而無禮者惡果敢而窒者 惡去聲下同唯惡者之惡如字訕所諫反

訕謗毀也窒不通也稱人惡則無仁厚之意下訕上則無忠敬之心勇無禮則爲亂果而窒則妄作故夫子惡之

曰賜也亦有惡乎惡徼以爲知者惡不孫以爲勇者惡訐以爲直者徼古堯反知孫並去聲訐居謁反

惡徼以下子貢之言也徼伺察也訐謂攻發人之陰私

楊氏曰仁者無不愛則君子疑若無惡矣子貢之有是心也故問焉以質其是非侯氏曰聖賢之所惡如此所謂唯仁者能惡人也

子曰唯女子與小人爲難養也近之則不孫遠之則怨近孫遠並去聲

此小人亦謂僕隸下人也

〔說文〕僕給事者〔周禮注〕謂給勞辱之役者也〔書冏命〕侍御僕從罔非正人〔禮記禮運〕仕於公曰臣仕於家曰僕〔周禮夏官〕太

僕掌正王之服位出入王之大命祭僕掌受命於王以眂祭祀御僕掌羣吏之逆及庶民之復與其弔勞隸僕掌五寢之埽除糞洒之事祭祀修寢王行洗乘石掌蹕宮中之事〔說文〕隸附著也師古曰屬著於人也一曰賤稱〔左傳〕皂隸之事官司之守非君所及也武叔日敢以家隸勤君之執事

君子之於臣妾莊以涖之慈以畜之則無二者之患矣

〔四書通〕女子小人性皆陰柔易遯之九三曰畜臣妾吉以九居三剛而正有莊以涖之之道焉旅之六二曰得童僕貞以六居二柔而中有慈以畜之之道焉

子曰年四十而見惡焉其終也已 惡去聲

四十成德之時見惡於人則止於此而已勉人及時遷善改過也〔易益卦象〕君子以見善則遷有過則改 蘇氏曰此亦有爲而言不知其爲誰也

微子第十八

此篇多記聖賢之出處凡十一章

微子去之箕子爲之奴比干諫而死

微箕二國名子爵也微子紂庶兄箕子比干紂諸父

四書釋地微箕二國名鄭康成以爲俱在圻內今山西潞安府潞城縣東北一十五里有微子城遼州榆社縣東南三十里有古箕城按寰宇記山東東昌府府城東北有微子城云商封微子於此後遷宋兩記互異未知孰是史記宋世家微子開者殷帝乙之首子而紂之庶兄也紂既立不明淫亂於政微子數諫不聽及祖伊以周西伯昌之修德滅阢國自象民懼禍至以告紂紂曰我生不有命在天乎是何能爲及紂殺比干微子曰父子有骨肉而臣主以義屬故父有過子三諫而不聽則隨而號之人臣三諫而不聽則其義可以去矣遂行周武王伐紂克殷微子乃持其祭器造於軍門肉袒面縛左牽羊右把茅膝行而前以告于是武王乃釋微子復其位如故及武庚既誅成王封微子於宋以奉其先祀作微子之命以申之微子仁賢殷之餘民甚愛戴之索隱司馬彪曰箕子名胥餘馬融王肅以爲紂之諸父服虔杜預以爲紂之

庶兄（通鑑）紂始爲象箸箕子歎曰彼爲象箸必不承以土型將爲犀玉之杯以逞其志彼爲玉杯必不羮藜藿衣短褐而舍於茅茨之下則錦衣九重高臺廣室稱此而求天下不足矣遠方珍怪之物輿馬宮室之漸自此始故我畏其卒也（宋世家）紂爲淫佚箕子諫不聽人或曰可以去矣箕子曰爲人臣諫不聽而去是彰君之惡而自說於民吾不忍爲也乃被髮佯狂而爲奴遂隱而鼓琴以自悲故傳之曰箕子操武王旣克殷訪問箕子對以洪範九等乃封于朝鮮而不臣其後箕子朝周過故殷墟感宮室毀壞生禾黍箕子傷之欲哭則不可欲泣爲其近婦人乃作麥秀之歌曰麥秀漸漸兮禾黍油油彼狡童兮不與我好兮殷民聞之皆爲流涕（宋世家）比干者亦紂親戚也見箕子諫不聽而爲奴則曰君有過而不以死爭則百姓何辜天（紀）比干極諫陳先王艱難天命不易國家將亡之明徵請王洗心易行伏于象闕之門紂大怒曰比干自以爲聖人吾聞聖人之心有七竅

遂剖視之（逕）周書（逕）命閎夭封比干之墓

微子見紂無道去之以存宗祀箕子比干皆諫紂殺比干囚箕子以爲奴箕子因佯狂而受辱

（四書通）按史記殷周紀宋世家所紀此事先後皆不同惟殷紀以爲微子先去比干乃諫而死然後箕子佯狂爲奴爲紂

所因者近是蓋微子帝乙元子當以先王宗祀爲重義當早去又決知紂之不可諫也故遂去之而不以爲嫌比干少師義當力諫雖知其不可諫而不可已也故遂以諫死而不以爲悔箕子見比干之死則知已之不可諫且不忍復死以累其上也見微子之去則知己之不必去且不忍復去以背其君也故佯狂爲奴而不以爲辱此可見三人之所當爲易地皆然與夫子之言先後又不同史所書者事之實此所記者以事之難易爲先後

子曰殷有三仁焉

三人之行不同而同出於至誠惻怛之意故不咈乎愛之理而有以全其心之德也楊氏曰此三人者各得其本心故同謂之仁

柳下惠爲士師三黜人曰子未可以去乎曰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枉道而事人何必去父母之邦三去聲焉於虔反

列女傳初惠三黜於魯而不去憂民救亂其妻謂之曰子毋乃瀆乎吾聞之君子有二恥國無道而貴恥也國有道而賤恥也

今當亂世三黜而不去亦近恥矣惠曰油油之民將近於害吾能己乎且彼爲彼我爲我彼雖裸裎安能汚我油油與之處仕于下位（荀子）鄭人謂展禽曰魯聘夫子三黜無憂色何也曰春風鼓百草敷蔚吾不知其茂秋霜降百草零落吾不知其枯枯茂非四時之悲欣榮辱豈吾心之憂喜

士師獄官

（周禮秋官）士師之職掌國之五禁之法以左右刑罰一曰宮禁二曰官禁三曰國禁四曰野禁五曰軍禁皆以木鐸徇之於朝書而懸於門閭以五戒先後刑罰毋使罪麗於民一曰誓用之軍旅二曰誥用之會盟三曰禁用之田役四曰糾用之國中五曰憲用之都鄙掌鄉合州黨族閭比之聯與其民人之什伍使之相安相受以比追胥之事以施刑罰慶賞掌官中之政令察獄訟之辭以詔司寇斷獄弊訟致邦令掌士之八成一曰邦汋二曰邦賊三曰邦諜四曰犯邦令五曰撟邦令六曰爲邦盜七曰爲邦朋八曰爲邦誣若邦凶荒則以荒辨之法治之令移民通財糾守緩刑凡以財獄訟者正之以傅別約劑歲終則令正要會正歲帥其屬而憲禁令於國及郊野

黜退也柳下惠三黜不去而其辭氣雍容如此可謂和矣然其

不能枉道之意則有確乎其不可拔者（易乾卦）確乎其不可拔潛龍也是則所謂必以其道而不自失焉者也

胡氏曰此必有孔子斷之之言而亡之矣

齊景公待孔子曰若季氏則吾不能以季孟之閒待之曰吾老矣不能用也孔子行

（史記孔子世家）魯昭公二十年孔子年三十矣齊景公與晏嬰來適魯景公問孔子曰昔秦穆公國小處僻其霸何也對曰秦國雖小其志大處雖僻行中正身擧五羖爵之大夫起纍紲之中與語三日授之以政以此取之雖王可也其霸小矣景公說孔子年三十五適齊景公復問政於孔子孔子曰政在節財景公說將欲以尼谿之田封孔子晏嬰沮之異日景公止孔子曰奉子以季氏吾不能以季孟之閒待之齊大夫欲害孔子孔子聞之景公曰吾老矣弗能用也孔子遂行反乎魯

魯三卿季氏最貴孟氏爲下卿

按禮王制大國三卿爵於春秋爲大國故有三卿也春秋傳昭公四年叔孫豹卒杜洩將以路葬季孫使舍之不可曰夫

子受命於朝而聘於王王思舊勳而賜之路復命而致之君君不敢逆王命而復賜之使三官書之吾子指季孫為司徒夫子為司馬指叔孫孟孫為司空據此則三家並為卿經書季孫斯叔孫州仇仲孫何忌以其次考之故知季最貴孟為下卿也

孔子去之事見世家然此言必非面語孔子蓋自以告其臣而孔子聞之爾

程子曰季氏強臣君待之之禮極隆然非所以待孔子也以季孟之閒待之則禮亦至矣然復曰吾老矣不能用也故孔子去之蓋不繫待之輕重特以不用而去爾

齊人歸女樂季桓子受之三日不朝孔子行 歸如字或作饋朝音潮

季桓子魯大夫名斯

〔左傳杜注〕平子意如之子〔左傳〕定公六年夏桓子如晉獻鄭俘也冬桓子與仲孫何忌帥師圍鄆哀公二年桓子伐邾將

伐紋邾人賂以漷沂之田而受盟焉三年桓子城啟陽五月司鐸火桓子御公立於象魏之外命救火者傷人則止財可爲也命藏象魏曰舊章不可忘也秋桓子卒

按史記定公十四年孔子爲魯司寇攝行相事齊人懼歸女樂以沮之

〔史記孔子世家〕定公十四年孔子年五十六由司寇行攝相事齊人聞而懼曰孔子爲政必霸霸則吾地近焉我之爲先并矣盍致地焉犁鉏曰請先嘗沮之沮之而不可則致地庸遲乎於是選齊國中女子好者八十人皆衣文衣而舞康樂文馬二十駟遺魯君陳女樂文馬於魯城南高門外季桓子微服往觀再三將受乃語魯君爲周道遊往觀終日怠于政事子路曰夫子可以行矣孔子曰魯今且郊如致膰於大夫則吾猶可以止桓子卒受女樂三日不聽政郊又不致膰俎於大夫孔子遂行宿乎屯師已送曰夫子則非罪孔子曰吾歌可夫歌曰彼婦之口可以出走彼婦之謁可以死敗蓋優哉游哉聊以卒歲師已反桓子曰夫子亦何言師已以實告桓子喟然歎曰夫子罪我以羣婢故也夫

尹氏曰受女樂而怠於政事如此其簡賢棄禮〔書仲虺之誥〕簡賢附勢〔左傳〕定

公十年孔子曰棄禮名惡不足與有爲可知矣夫子所以行也所謂見幾而作不俟終日者與

〔易繫辭〕子曰知幾其神乎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

范氏曰此篇記仁賢之出處而折衷以聖人之行所以明中庸之道也

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曰鳳兮鳳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已而已而今之從政者殆而

接輿楚人佯狂避世

〔高士傳〕接輿姓陸名通字接輿楚人也好養性躬耕以爲食楚昭王時通見楚政無常乃佯狂不仕故時人謂之楚狂〔莊子人間世篇〕孔子適楚接輿遊其門曰鳳兮鳳兮何如德之衰也來世不可待往世不可追也天下有道聖人成焉天下無道聖人生焉方今之世僅免刑焉福輕乎羽莫之知載禍重乎地莫之知避已乎已乎臨人以德殆乎殆乎畫地而趨

迷陽迷陽無傷吾行吾行郤曲無傷吾足山木自寇膏火自煎也桂可食故伐之漆可用故割之人皆知有用之用而不知無用之用（應帝王篇）肩吾見接輿接輿曰日中始何以語汝肩吾曰告吾君人者以己出經式義度人孰敢不聽而化接輿曰是欺德也其於治天下也猶涉海鑿河而蚊負山也夫聖人之治也治外乎正而後行確乎能其事而已矣且鳥高飛以避矰弋之害鼷鼠深穴乎神丘之下以避熏鑿之患而曾二蟲之無知（韓詩外傳）接輿躬耕以食其妻之市未返楚昭王聞接輿賢使使者齎金造門曰大王使臣奉金百鎰願請子治河南接輿笑而不應使者不得辭而去妻從市歸曰子幼而好義豈將老而遺之哉門外轍迹何深也接輿曰王不知我不肖也遣使聘我妻曰得無許之乎接輿曰夫富貴者人之所欲也子何惡焉吾許之矣妻曰吾聞士非禮不動不爲貧而易操不爲賤而改行妾事夫子躬耕以爲食親績以爲衣據義而動其樂亦自足矣若受人重祿乘人堅良食人肥鮮將何以待之接輿曰吾不許也妻曰君使不從非忠也從之是改行也不如去之乃夫負釜甑妻載經器績麻之器變易姓字莫知其所之

夫子時將適楚

按史記孔子在陳蔡之間楚使人聘孔子孔子將往拜禮陳蔡大夫發徒役圍於野楚昭王興師迎孔子然後得免昭王

將以書社地封孔子令尹子西不可乃止秋楚昭王卒于城父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于是孔子自楚反乎衛故接輿歌而過其車前也鳳有道則見無道則隱接輿以比孔子而譏其不能隱為德衰也來者可追言及今尚可隱去已止也而語助辭殆危也接輿蓋知尊孔子而趣不同者也

孔子下欲與之言趨而辟之不得與之言 辟去聲

孔子下車蓋欲告之以出處之意接輿自以為是故不欲聞而辟之也

長沮桀溺耦而耕孔子過之使子路問津焉 沮七余反 溺乃歷反

[四書通]馮氏曰沮沮洳也溺淖溺也長謂久桀謂傑觀二子命名之義其志于辟世久矣

二人隱者

[四書通]吳氏曰接輿書楚故沮溺丈人不復書蓋皆楚人高士傳[頌]悠悠沮溺並耜荒墟歘詢濟渡暫駐浮車飄然無荅

齊口致識物情不足隱德有餘〔水經注〕潕水方城西有黃成山卽沮溺耦耕之所下有東流水子路問津處〔括地志〕黃城山俗名菜山在許州葉縣西南二十五里

耦並耕也

〔詩箋〕耜廣五寸二耜爲耦一川之間萬夫有萬耦耕

時孔子自楚反乎蔡

〔史記孔子世家〕孔子自陳遷於蔡明年自蔡如葉又去葉反乎蔡 按是時孔子尙未至楚國都乃自楚邊邑反乎蔡也

津濟渡處

〔彙苑〕渡水處謂之津亦日濟又水會處謂之津

長沮曰夫執輿者爲誰子路曰爲孔丘曰是魯孔丘與曰是也曰是知津矣夫音扶與平聲

執輿執轡在車也

轡

〔說文〕轡馬轡也〔釋名〕轡拂也言牽引拂戾以制馬也〔爾雅〕載轡謂之轙轡首謂之革〔註〕轙車軛上環轡所貫也革轡靶勒〔家語〕善御者正身以總轡

蓋本子路御而執轡今下問津故夫子代之也知津言數周流自知津處

問於桀溺桀溺曰子爲誰曰爲仲由曰是魯孔丘之徒與對曰然曰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誰以易之且而與其從辟人之士也豈若從辟世之士哉耰而不輟徒與之與平聲滔吐刀反辟去聲耰音憂

滔滔流而不反之意以猶與也言天下皆亂將誰與變易之而汝也辟人謂孔子辟世桀溺自謂耰覆種也

〔說文〕耰摩田器〔韻會〕徐氏曰布種後以耰摩田使土之開處復合名曰覆種

亦不告以津處

子路行以告夫子憮然曰鳥獸不可與同羣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憮音武與如字

憮然猶悵然惜其不喻己意也言所當與同羣者斯人而已豈可絕人逃世以爲潔哉天下若已平治則我無用變易之正爲天下無道故欲以道易之耳

程子曰聖人不敢有忘天下之心故其言如此也張子曰聖人之仁不以無道必天下而棄之也

子路從而後遇丈人以杖荷蓧子路問曰子見夫子乎丈人曰四體不勤五穀不分孰爲夫子植其杖而芸蓧徒弔反植音值

丈人亦隱者蓧竹器

〔說文〕蓧草田器顏師古曰丈人莊嚴之稱也故親而老者皆稱焉〔高士傳〕〔贊〕丈人絕軌偶接洙賢天涯日暮雞黍是延載

陳夫子尋返客轍先
幾歸迹廬宅依然

分辨也五穀不分猶言不辨菽麥爾

左傳成公十八年晉欒書中行偃弑厲公逆周子于京師而立之周子有兄而無慧不能辨菽麥故不可立　菽麥並見孟子周禮職方氏辨九穀之種揚州荆州其穀宜稻豫州并州其穀宜五種青州其穀宜稻麥兗州其穀宜四種雍州冀州其穀宜黍稷幽州其穀宜三種逸周書凡禾麥居東方黍居南方稻居中央粟居西方菽居北方范子計然曰五穀者萬民之命國之重寶東方多麥稻西方多麻北方多菽中央多禾五方之宜各有高下高而陽者多豆平而陰者多穀

責其不事農業而從師遠遊也植立之也芸去草也

按芸亦作耘說文除苗閒穢也詩小雅或耘或耔傳云耘除草也周頌千耦其耘周禮地官稻人凡稼澤夏以水殄草而芟夷之澤草所生種之芒種

子路拱而立

知其隱者敬之也

止子路宿殺雞爲黍而食之見其二子焉食音嗣 見賢遍反明日子路行以告子曰隱者也使子路反見之至則行矣

【禮曲禮】黍曰薌合【月令】仲夏之月農乃登黍【家語】孔子對哀公曰夫黍者五穀之長也祭先王以爲上盛【爾雅翼】黍大體似稷【廣雅】黍穰謂之䅌【崔豹古今注】稻之黏者爲秫禾之黏者爲黍【說文】黍禾屬黏者也以大暑而種故謂之黍【正字通】黍苗似蘆高丈餘穗黑色實圓重土宜高燥【氾勝之書】黍者暑也種必待暑先夏至三十日故名黍

孔子使子路反見之蓋欲告之以君臣之義而丈人意子路必將復來故先去之以滅其跡亦接輿之意也

子路曰不仕無義長幼之節不可廢也君臣之義如之何其廢之欲潔其身而亂大倫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也道之不行已知之矣長上聲

子路述夫子之意如此蓋丈人之接子路甚倨而子路益恭丈

人因見其二子焉則於長幼之節固知其不可廢矣故因其所明以曉之倫序也人之大倫有五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是也仕所以行君臣之義故雖知道之不行而不可廢然謂之義則事之可否身之去就亦自有不可苟者是以雖不潔身以亂倫亦非忘義以徇祿也福州有國初時寫本路下有反子二字

按福建省有福州府唐曰福州朱子嘗主泉州同安簿建高士軒集諸弟子講學其中泉州與福州相近故得見其地之國初寫本

以此爲子路反而夫子言之也未知是否

范氏曰隱者爲高故往而不返仕者爲通故溺而不止不與鳥獸同羣則決性命之情以饕富貴

莊子駢拇篇今世之仁人蒿目而憂世之患不仁之人決性命之情而饕富貴

此二者皆惑也是以依乎中庸者爲難惟聖人不廢君臣之義而必以其正所以或出或處而終不離於道也

逸民伯夷叔齊虞仲夷逸朱張柳下惠少連少去聲下同

逸遺逸民者無位之稱虞仲即仲雍與泰伯同竄荊蠻者

世本吳孰哉居蕃離宋忠曰孰哉仲雍字史記吳世家太伯仲雍皆周太王之子而王季歷之兄也季歷賢而生聖子昌太王欲立季歷以及昌于是泰伯仲雍二人乃奔荊蠻文身斷髮示不可用以避季歷太伯之奔荊蠻自號句吳荊蠻義之從而歸之千餘家立爲吳太伯太伯卒無子弟仲雍立是爲吳仲雍索隱左傳曰太伯虞仲太王之昭則虞仲是太王之子必也論語稱虞仲夷逸隱居放言是仲雍稱虞仲今周章之弟亦稱虞仲者蓋周章之弟字仲始封于虞故曰虞仲則仲雍本字仲而又爲虞之始祖故後代亦稱虞仲所以祖與孫同號也日知錄周武王克殷封周章弟虞仲於周之北故夏墟殷時諸侯有虞國詩所云虞芮質厥成者武王時國滅而封周章之弟於其故墟乃有虞仲之名耳今謂虞仲即

仲雍是祖孫同號且仲雍君吳不當言虞古吳虞二字多通用既虞仲是吳仲之誤又考吳越春秋太伯曰其當有封者吳仲也則仲雍之稱吳仲己有徵矣

夷逸朱張不見經傳

人物考夷氏逸名夷詭諸之裔也隱居不仕或勸之逸曰我譬則牛也寧服軛以耕於野豈忍被繡入廟而爲犧乎邢疏王弼云張字子弓困學記聞朱張行與孔子同故不復論荀子彼大儒者雖隱於窮閻陋室無置錐之地而王公不能與之爭名其言有類其行有禮其舉事無悔其持險應變曲當與之時遷徙與世偃仰千舉萬變其道一也其窮也俗儒笑之其通也英傑化之嵬瑣逃之邪說畏之衆人愧之通則一天下窮則獨立貴名天不能死地不能埋桀蹠之世不能汙仲尼子弓是也又云總方畧齊言行壹統類而羣天下之英傑告之以太古教之以至順奧窔之間簟席之上歛然聖王之文章具焉勃乎平世之俗起焉無置錐之地而王公不能與之爭名在一大夫之位則一君不能獨畜一國不能獨容成名況諸侯莫不願以爲臣是聖人之不得勢者也仲尼子弓是也

少連東夷人

禮雜記孔子曰大連少連善居喪三日不怠三月不解期悲哀三年憂東夷之子達於禮者也

子曰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齊與 與平聲

謂柳下惠少連降志辱身矣言中倫行中慮其斯而已矣 中去聲下同

柳下惠事見上倫義理之次第也慮思慮也中慮言有意義合人心少連事不可考然記稱其善居喪三日不怠三月不解期悲哀三年憂則行之中慮亦可見矣

謂虞仲夷逸隱居放言身中清廢中權

仲雍居吳斷髮文身裸以爲飾

左傳哀公七年子貢謂太宰嚭曰太伯端委以治周禮仲雍嗣之斷髮文身贏以爲飾豈禮也哉有由然也

隱居獨善合乎道之淸放言自廢合乎道之權

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

孟子曰孔子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所謂無可無不可也

謝氏曰七人隱遯不汙則同其立心造行則異伯夷叔齊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

〔莊子讓王篇〕曾子居衛縕袍無表顏色腫噲手足胼胝三日不舉火十年不製衣正冠而纓絕捉衿而肘見納屨而踵決曳縰而歌商頌聲滿天地若出金石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故養志者忘形養形者忘利致道者忘心矣

蓋已遯世離羣矣下聖人一等此其最高與

〔易乾卦〕遯世无悶〔禮檀弓〕子夏曰吾離羣而索居

柳下惠少連雖降志而不枉己雖辱身而不求合其心有不屑也故言能中倫行能中慮虞仲夷逸隱居放言則言不合先王之法者多矣然清而不汙也權而適宜也與方外之士害義傷

教而亂大倫者殊科是以均謂之逸民尹氏曰七人各守其一節而孔子則無可無不可此所以常適其可而異於逸民之徒也揚雄曰觀乎聖人則見賢人是以孟子語夷惠亦必以孔子斷之

〔莊子〕大宗師篇孔子曰彼遊方之外者也而丘遊方之內者也

大師摯適齊大音泰

〔困學紀聞〕漢書人表列太師摯以下八人于殷紂時吳斗南云按商本紀紂世抱樂器而犇者大師疵少師彊也人表亦列此二人于大師摯八人之後殆誤合兩事爲一

大師魯樂官之長摯其名也

亞飯干適楚三飯繚適蔡四飯缺適秦飯扶晚反繚音了

亞飯以下以樂侑食之官干繚缺皆名也

〔白虎通〕王平居中央制御四方平旦食少陽之始也晝食太陽之始也餔食少陰之始也暮食太陰之始也諸侯三飯卿大夫再飯尊卑之差也〔周禮天官〕膳夫王日一舉以樂侑食〔春官〕大司樂王大食三宥皆令奏鐘鼓〔通志氏族畧〕古者天子諸侯飯皆以樂侑各有樂師蓋自商已然矣干繚缺皆名也少師樂師之佐名陽擊鼓者名方叔播鼗者名武擊磬者名襄後有亞飯氏三飯氏四飯氏少師氏蓋其子孫以官爲氏

鼓方叔入於河

鼓擊鼓者方叔名河河內

〔史記正義〕古帝王之都多在河東河北故呼河北爲河內河南爲河外河從龍門南至華陰東至衛州東北入海曲繞冀州故言河內〔四書釋地〕方叔不過居於河之濱認煞入字鑿矣拘矣

播鼗武入於漢 鼗徒刀反

播搖也鼗小鼓兩旁有耳持其柄而搖之則旁耳還自擊

〔呂氏春秋〕帝嚳使倕作鼙〔爾雅〕大鼗謂之麻小鼗謂之料〔闕里志〕鼗鼓面闊四寸四分高一尺三寸面繪雲彩身繪花上

有二環繫以紅絲繩以朱漆架架之周禮春官大司樂靁鼓靁鼗冬日至於地上之圜丘奏之靈鼓靈鼗夏日至於澤中之方丘奏之路鼓路鼗於廟中奏之小師掌教鼓鼗瞽矇掌播鼗眡瞭掌凡樂事播鼗禮王制天子賜伯子男樂則以鼗將之

武名也漢漢中

【地理今釋】漾水出漢中府寧羌州北嶓冢山東至南鄭縣南為漢水　按亦應作居於漢水之濱不必指然

少師陽擊磬襄入於海少去聲

少師樂官之佐

按周禮春官無少師而有小師上士四人掌教鼓鼗柷敔塤簫管弦歌大祭祀登歌擊拊下管擊應歌徹歌大饗亦如之大喪與廞凡小祭祀小樂事鼓朄音胤小鼓掌六樂聲音之節與其和此小師即少師之職也磬師中士四人掌教擊磬凡祭祀奏縵樂此磬師疑即所謂擊磬者也

陽襄二人名襄即孔子所從學琴者

〔史記〕孔子學鼓琴於師襄子十日不進襄曰可以益矣孔子曰丘已習其曲矣未得其數也有間曰已習其數可以益矣孔子曰丘未得其志也有間曰已習其志可以益矣孔子曰丘未得其為人也有間曰有所穆然深思焉有所怡然高望而遠志焉曰丘得其為人黯然而黑頎然而長眼如望羊心如王四國非文王其孰能為此也師襄子避席再拜曰文王操也

〔列子〕瓠巴鼓琴而鳥舞魚躍鄭師文聞之棄家而從師襄遊三年不成章無幾何復見師襄曰得之矣請嘗試之將終而總四絃則景風翔慶雲浮甘露降醴泉湧師襄乃撫心高蹈曰微矣子之彈也雖師曠之清角鄒衍之吹律無以加之

海海島也

〔說文〕海中有山可依止曰島

〔釋名〕島到也人所奔到也

此記賢人之隱遁以附前章然未必夫子之言也末章放此張子曰周衰樂廢夫子自衛反魯一嘗治之其後伶人賤工

〔左傳〕成公九年晉侯觀於軍府見鍾儀問其族對曰泠人也〔註〕泠人樂官與伶同　按歐陽修五代史有伶官傳黃帝時伶倫為樂師世掌樂官而善焉故後世謂樂師曰伶官亦曰伶人

識樂之正及魯益衰三桓僭妄自太師以下皆知散之四方逾河蹈海以去亂聖人俄頃之助功化如此如有用我期月而可豈虛語哉

周公謂魯公曰君子不施其親不使大臣怨乎不以故舊無大故則不棄也無求備於一人

施陸氏本作弛福本同

〔或問〕施之爲弛曰陸氏釋文云爾而吳氏考開元五經文字亦作弛是唐本初未嘗誤也然孔說已訓爲易則漢本已作施而讀如衞綰傳之施易者耳此不可曉然作弛者於義爲得〔考異〕周禮遂人施舍注云施讀爲弛禮孔子閒居引弛此文遠注弛作施兩字古多通用

魯公周公子伯禽也

〔索隱〕周公元子〔禮文王世子〕成王幼不能涖阼周公相踐阼而治抗世子法於伯禽欲令成王知父子君臣長幼之道也

成王有過則撻伯禽所以示成王世子之道也〔史記魯世家〕初周既定天下徧封功臣同姓戚者封周公旦於少昊之墟曲阜是爲魯公周公不卽就封留佐武王武王崩成王少周公留相成王而使其子伯禽就封於魯周公戒之曰我文王之子武王之弟今王之叔父吾於天下不賤矣然吾一沐三捉髮一飯三吐哺起以待士猶恐失天下之賢人子之魯愼無以國驕人伯禽之魯三年而後報政周公曰何遲也伯禽曰變其俗革其禮故遲伯禽卽位之後有管蔡等反也淮夷徐戎亦並反於是伯禽率師伐之於肹作肹誓遂平徐戎定魯伯禽卒子考公酋立

弛遺棄也以用也大臣非其人則去之在其位則不可不用大故謂惡逆李氏曰四者皆君子之事忠厚之至也

胡氏曰此伯禽受封之國周公訓戒之辭魯人傳誦久而不忘也其或夫子嘗與門弟子言之歟

周有八士伯達伯适仲突仲忽叔夜叔夏季隨季騧騧烏瓜反

〔翟灝四書考異〕八士周文武時人出南宮氏晉語文王之卽位也詢于八虞賈唐注云八虞卽周八士皆爲虞官逸周書和寤

武寤二篇序武王將赴牧野之文一云厲翼于尹氏八士一云尹氏八士或作有續遂克殷篇則命尹逸作筴告神命南宮忽振財發粟命南宮百達遷九鼎三巫則八士卽南宮氏兄弟而隨武王者也漢書人表列伯達以下八人于周初何自允當宜和博古圖周叔液鼎銘二十三字叔液之名不見經傳惟語記八士則有叔夜豈其人歟漢書人表仲突仲忽作中突中留

或曰成王時人或曰宣王時人

邢昺疏鄭元以爲成王時劉向馬融皆以爲宣王時史記周本紀厲王出奔於彘太子靜匿召公之家國人聞之乃圍之召公乃以其子代王太子太子竟得脫召公周公二相行政號曰共和共和十四年厲王死於彘太子靜長於召公家二相乃共立之爲王是爲宣王宣王卽位二相輔之修政法文武成康之遺風諸侯復宗周通鑑前編周宣王元年周公召公輔政命秦仲爲大夫討西戎命尹吉甫帥師北伐玁狁二年旱命方叔將兵南征荊蠻遣召穆公虎帥師伐淮南之夷王自將親征淮北徐戎三年命蹶父撫北土以封韓侯四年命召虎營謝邑以封申伯五年大旱命樊侯仲山甫宣命於四方城齊六年大旱王側身修行秦仲伐西戎死之王命其子莊復伐戎大破之八年巡狩東都朝會諸侯因以田獵講武九年更作宮室既成十年安集流民十有二年魯侯來朝以其二子括戲見王王命戲爲魯世子王不籍千畝二十有

二年王后姜氏脫簪諫王王勤政中興封弟友於鄭三十有二年討魯懿公兄括之子伯御因其弒戲而自立也伯御伏誅乃立懿公之弟稱三十有四年發兵征玁狁三十有七年下民失所流離王勞來安定之三十有九年伐姜戎戰於千畝王師敗績四十年料民於太原四十有一年征申戎破之四十有三年殺大夫杜伯左儒爭死之四十有六年王崩太子涅即位

是爲幽王

蓋一母四乳而生八子也然不可考矣

〔春秋繁露郊祭篇〕傳曰周國子多賢蕃殖至於駢孕男者四四產而得八男皆君子俊雄也此天之所以興周國也　按四乳之說本此〔說文〕乳從孚從乙乙者元鳥人及鳥生子曰乳獸曰產

張子曰記善人之多也

愚按此篇孔子於三仁逸民師摯八士既皆稱贊而品列之於接輿沮溺丈人又每有惓惓接引之意皆衰世之志也其所感者深矣在陳之歎蓋亦如此三仁則無間然矣其餘數君子者

亦皆一世之高士若使得聞聖人之道以裁其所過而勉其所不及則其所立豈止於此而已哉

論語卷之十　　朱熹集註

子張第十九

此篇皆記弟子之言而子夏爲多子貢次之蓋孔門自顏子以下穎悟莫若子貢自曾子以下篤實無若子夏故特記之詳焉凡二十五章

子張曰士見危致命見得思義祭思敬喪思哀其可已矣

致命謂委致其命猶言授命也四者立身之大節一有不至則餘無足觀故言士能如此則庶乎其可矣

子張曰執德不弘信道不篤焉能爲有焉能爲亡焉於虔反亡讀作無下同

有所得而守之太狹則德孤有所聞而信之不篤則道廢焉能爲有亡猶言不足爲輕重

子夏之門人問交於子張子張曰子夏云何對曰子夏曰可者與之其不可者拒之子張曰異乎吾所聞君子尊賢而容衆嘉善而矜不能我之大賢與於人何所不容我之不賢與人將拒我如之何其拒人也賢與之與平聲

按子夏門人見於記傳者史記仲尼弟子傳孔子既沒子夏居西河教授爲魏文侯師儒林傳如田子方段干木吳起禽滑釐之屬皆受業於子夏漢書藝文志李克七篇註云子夏弟子楊士勛穀梁傳疏公羊子名高齊人穀梁子名淑字元始魯人一名赤亦皆受經於子夏經典序錄子夏傳曾申或云魯申陸璣詩草木疏子夏傳魯人申公索隱別錄稱墨子書有文子是子夏弟子問於墨子　按曝書亭集應劭曰子弓是子夏門人又徐整曰子夏授詩於高行子王應麟曰高行子即詩序及孟子所謂高子也未知是否

子夏之言迫狹子張譏之是也但其所言亦有過高之弊蓋大賢雖無所不容然大故亦所當絕不賢固不可以拒人然損友

亦所當遠學者不可不察

子夏曰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致遠恐泥是以君子不爲也 泥去聲

小道如農圃醫卜之屬

〔纂箋〕金氏曰農如許行爲神農之言漢書藝文志農家者流諸書圃如種樹之書畜牧之方醫如方脈諸書卜則龜書周禮三兆今亡史記龜策傳略存一二〔書洪範〕七稽疑擇建立卜筮人乃命卜筮曰雨曰霽曰蒙曰驛曰克曰貞曰悔凡七卜五占用二衍忒立時人作卜筮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周禮春官〕有太卜卜師卜人之官

泥不通也

楊氏曰百家衆技猶耳目口鼻皆有所明而不能相通

〔莊子天下篇〕天下大亂賢聖不明道法不一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譬如耳目鼻口皆有所明而不能相通猶百家衆技也皆有所長時有所用雖然不該不徧一曲之士也

非無可觀也致遠則泥矣故君子不爲也

子夏曰日知其所亡月無忘其所能可謂好學也已矣亡讀作無好去聲

亡無也謂己之所未有

尹氏曰好學者日新而不失

子夏曰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仁在其中矣

四者皆學問思辨之事耳未及乎力行而爲仁也然從事於此則心不外馳而所存自熟故曰仁在其中矣

程子曰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何以言仁在其中矣學者要思得之了此便是徹上徹下之道又曰學不博則不能守約志不篤則不能力行切問近思在己者則仁在其中矣又曰近思者以類而推蘇氏曰博學而志不篤則大而無成泛問遠思則勞而無功

子夏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學以致其道

肆謂官府造作之處

周禮天官內宰凡建國佐后立市設其次置其敘正其肆地官司市掌市之治教政刑量度禁令以次敘分地而經市以陳肆辨物而平市肆長各掌其肆之政令陳其貨賄名相近者相遠也實相近者相爾也而平正之

致極也工不居肆則遷於異物而業不精

國語管仲對齊桓公曰聖王處工就官府令夫工羣萃而州處審其四時辨其功苦權節其用論比協材旦暮從事施于四方以飭其子弟相語以事相示以巧相陳以功少而習焉其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肅而成其子弟之學不勞而能夫是故工之子恒爲工韓愈進學解業精於勤荒於嬉

君子不學則奪於外誘而志不篤尹氏曰學所以致其道也百工居肆必務成其事君子之於學可不知所務哉愚按二說相須其義始備

子夏曰小人之過也必文文去聲

文飾之也小人憚於改過而不憚於自欺故必文以重其過

子夏曰君子有三變望之儼然卽之也溫聽其言也厲

儼然者貌之莊溫者色之和厲者辭之確

程子曰他人儼然則不溫溫則不厲惟孔子全之謝氏曰此非有意於變蓋並行而不相悖也如良玉溫潤而栗然

禮聘義君子比德於玉溫潤而澤仁也縝密以栗智也

子夏曰君子信而後勞其民未信則以爲厲己也信而後諫未信則以爲謗己也

禮曲禮爲人臣之禮不顯諫三諫而不聽則逃之表記事君遠而諫則諂也近而不諫則尸利也事君欲諫不欲陳家語孔子曰忠臣之諫有五義焉一曰譎諫二曰戇諫三曰降諫四曰直諫五曰諷諫惟度主而行之吾從其諷諫乎

信謂誠意惻怛而人信之也厲猶病也事上使下皆必誠意交
孚而後可以有爲

子夏曰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

大德小德猶言大節小節閑闌也

〔說文〕从門中有木徐鉉曰以木距門也會意闌門遮
也史記楚世家儀之所願爲門闌之厮者無如大王

所以止物之出入言人能先立乎其大者則小節雖或未盡合
理亦無害也

吳氏曰此章之言不能無弊學者詳之

子游曰子夏之門人小子當洒掃應對進退則可矣抑末也本之
則無如之何 洒色賣反 掃素報反

〔禮曲禮〕凡爲長者糞之禮必加帚於箕上以袂拘而退其塵不
及長者以箕自向而扱之〔內則〕凡內外雞初鳴灑掃室堂及庭

布席各從其事〔少儀〕氾埽曰埽埽席前曰拚音糞拚席不以鬣帚也執箕膺擖擖也擖音葉箕舌也除穢席上不用帚以箕舌自向胸〔管子弟子職〕凡拚之道實水於槃攘袂及肘堂上則播灑室中握手執箕膺揲箕舌厥中有帚入戶而立其儀不貸執帚下箕倚於戶側凡拚之紀必由奧始俯仰磬折拚毋有徹動也不得觸動他物也拚前而退聚於戶內坐扱排之以葉適向也已實帚於箕先生若作乃興而辭坐執而立遂出弃之既拚反立是協是稽〔左傳〕昭公三年張趯使謂太叔曰小人糞除先人之敝廬以上灑掃〔曲禮〕謀於長者必操几杖以從之長者問不辭讓而對非禮也幼子常視毋誑童子不衣裘裳立必正方不傾聽長者與之提攜則兩手奉長者之手負劍辟咡詔之辟偏也咡口旁也謂長者俯首如負劍狀從旁詔之也則掩口而對侍坐於先生先生問焉終則對請業則起請益則起侍坐於君子君子問更端則起而對〔內則〕在父母舅姑之所有命應唯敬對以上應對〔曲禮〕見父之執不謂之進不敢進不謂之退不敢退不問不敢對從於先生不越路而與人言遭先生於道趨而進正立拱手先生與之言則對不與之言則趨而退〔內則〕在父母舅姑之所進退周旋慎齊升降出入揖遊不敢噦噫嚏咳欠伸跛倚睇視不敢唾洟〔玉藻〕周旋中規折旋中矩進則揖之退則揚之然後玉鏘鳴也以上進退

子游譏子夏弟子於威儀容節之間則可矣然此小學之末耳

推其本如大學正心誠意之事則無有

子夏聞之曰噫言游過矣君子之道孰先傳焉孰後倦焉譬諸草木區以別矣君子之道焉可誣也有始有卒者其惟聖人乎別必列反焉於虔反

倦如誨人不倦之倦區猶類也

(四書通)馮氏曰區丘域也別分也古者以園圃毓草木蓋植藝之事各分區域藝一區畢復藝一區不相凌躐

言君子之道非以其末為先而傳之非以其本為後而倦教但學者所至自有淺深如草木之有大小其類固有別矣若不量其淺深不問其生熟而槩以高且遠者強而語之則是誣之而已君子之道豈可如此若夫始終本末一以貫之則惟聖人為然豈可責之門人小子乎

程子曰君子教人有序先傳以小者近者而後教以大者遠者非先傳以近小而後不教以遠大也又曰洒掃應對便是形而上者（易繫辭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理無大小故也故君子只在謹獨又曰聖人之道更無精粗從洒掃應對與精義入神貫通只一理雖洒掃應對只看所以然如何（易繫辭精義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又曰凡物有本末不可分本末爲兩段事洒掃應對是其然必有所以然又曰自洒掃應對上便可到聖人事愚按程子第一條說此章文意最爲詳盡其後四條皆以明精粗本末其分雖殊而理則一學者當循序而漸進不可厭末而求本蓋與第一條之意實相表裏非謂末卽是本但學其末而本便在此也

子夏曰仕而優則學學而優則仕

優有餘力也仕與學理同而事異故當其事者必先有以盡其事而後可及其餘然仕而學則所以資其仕者益深學而仕則所以驗其學者益廣

子游曰喪致乎哀而止

致極其哀不尚文飾也楊氏曰喪與其易也寧戚不若禮不足而哀有餘之意詳林放章愚按而止二字亦微有過於高遠而簡畧細微之弊學者詳之

子游曰吾友張也爲難能也然而未仁

子張行過高而少誠實惻怛之意

曾子曰堂堂乎張也難與並爲仁矣

堂堂容貌之盛言其務外自高不可輔而爲仁亦不能有以輔

人之仁也

范氏曰子張外有餘而內不足故門人皆不與其爲仁子曰剛毅木訥近仁寧外不足而內有餘庶可以爲仁矣

曾子曰吾聞諸夫子人未有自致者也必也親喪乎

致盡其極也蓋人之眞情所不能自已者

尹氏曰親喪固所自盡也於此不用其誠惡乎用其誠

〔禮檀弓〕樂正子春之母死五日而不食曰吾悔之自吾母而不得吾情吾惡乎用吾情

曾子曰吾聞諸夫子孟莊子之孝也其他可能也其不改父之臣與父之政是難能也

孟莊子魯大夫名速

〔世本〕獻子之子〔左傳〕襄公十六年秋齊侯圍郕莊子徼之齊侯曰是好勇去之以爲之名莊子遂塞海陘而還十八年秋

齊師伐我北鄙冬十月公會諸侯同圍齊伐齊薙門之荻莊子斬其楯以爲公琴二十年春莊子會莒人盟於向邾人數伐魯南鄙秋孟莊子伐邾以報之二十三年秋莊子疾豐點謂公鉏苟立羯請讎臧氏先是臧武仲助季孫立其少子紇而廢長子公鉏故豐點云然羯莊子之少子即孟孝伯也己卯孟莊子卒公鉏遂奉羯而立之備考云莊子年少嗣立與季孫宿同朝宿父忠於公室宿不能守而改之莊子獨能不改父之臣與政所以爲難也

其父獻子名蔑獻子有賢德而莊子能用其臣守其政故其他孝行雖有可稱而皆不若此事之爲難

孟氏使陽膚爲士師問於曾子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

陽膚曾子弟子

一統志陽膚南武城人曾子弟子七人陽膚其一也

民散謂情義乖離不相維繫謝氏曰民之散也以使之無道教

之無素故其犯法也非迫於不得已則陷於不知也故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

子貢曰紂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惡居下流天下之惡皆歸焉惡居之惡去聲

下流地形卑下之處衆流之所歸喩人身有汙賤之實亦惡名之所聚也子貢言此欲人常自警省不可一置其身於不善之地非謂紂本無罪而虛被惡名也

子貢曰君子之過也如日月之食焉過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更平聲

〔易豐卦〕日中則昃月盈則食〔禮昏義〕男教不修陽事不得適見于天日爲之食婦順不修陰事不得適見于天月爲之食〔詩小雅〕彼月而食則維其常此日而食于何不臧〔朱子集註〕日一歲一週天月二十九日有奇而一週天天又逐及於日而與之會

一歲凡十二會方會則日光都盡而爲晦已會則日光復蘇而爲朔朔後晦前各十五日日月相對則月光正滿而爲望晦朔而日月之合東西同度南北同道則月掩日而日爲之食望而日月之對同度同道則月亢日而月爲之食或問天止如一圓匝赤道是匝十相合縫處在天之中黃道半在赤道內半在赤道外東西兩處與赤道相交度却是將天橫分爲許多度數會時日月在黃赤道相交處相撞著望時日月正相向如一在子一在午日所以食於朔者日常在上會時月在下面遮了日故日食月食謂之暗虛蓋火日外影其中實暗至明中有暗虛其虛至微望時月與之對無分毫相差爲暗虛所射故食陳禹讀名物考按月掩日而月食之說易曉月亢日而月食之說難明先儒有謂日質本陰中有暗虛望而對度對道則月與日亢爲日中暗處所射故食此橫渠之意即詩傳所本也其說尤可疑夫日光外照無處不明縱有暗在內亦但自暗於內而已又妄能出外射月使之失明乎惟張衡之說似易曉衡謂對日之衝其大如日日光不照謂之暗虛暗虛逢月則月食値星則星亡今歷家望月行黃道則値暗虛矣値暗虛有表裏淺深故食有南北多少按暗虛之說無以易矣但日其大如日則恐大不止此竊以私意揣度恐暗虛只是大地之影非他物也蓋地在天之中日麗天而行雖天大地小地遮日之光不盡日光散出地之四外而月常得受之以爲明然凡物之有形者莫不有影地小於天而不得謂無影既日有影則影之所在不得不在對日

之衡矣蓋地正當天之衡日則附乎天體而行故日在東則地之影必在西日在下則地之影必在上月既受日之光以爲光若值地影則無日光可受而月亦無以爲光矣安有不食者乎如此則暗處只是地影可見既是地影則其大不止如日又可見矣天學輯要太陰渾圓純陰之體也賴太陽而生光向日者明背日者暗故月之半體常明半體常暗當其與太陽相會之時人在地上正見其背則爲朔朔後漸遠太陽人可漸見其面至距日九十度則可見其半面太陽在後太陰在前其光向西其魄月之暗處爲魄向東名爲上弦上弦以後距太陽愈遠其光漸滿至距太陽一百八十度正與太陽相望人居其間正見其滿光之而是爲望望後復漸近太陽其光漸虧至距太陽後九十度則又見其半面其光向東其魄向西名爲下弦下弦以後距太陽愈近其光漸消至復與太陽相會其光全晦復爲朔矣又云日月相會爲朔東西同經度也日月相對爲望雖經度隔一百八十度而一在地之上一在地之下彼此相望東西無偏也若東西既同經而南北又同緯則月掩日而日爲之食望則地影隔日光而月爲之食月食天下皆同食分無多寡之異只時刻有遲早之殊蓋日月正對地處其中人居地面任在何處而日月之相對自若也惟居東者見食時刻遲居西者見食時刻早耳若日食則各處不同蓋日月皆在地上日高而月甚低如此處人目所視與日心月心成一直綫見食之分數必最深距此處而北其視月必偏於日之南見日之分數必較淺

愈北則愈淺再北則見月全在日南而不食矣距此處而南其視月必偏於日之北見食之分數亦較淺愈南則愈淺再南則見月全在日北而不食矣此日食之分抄所以天下不同也至日食之時刻不同其故有二人所居之地面偏東見食早偏西見食遲因東西里差而殊者與月食同若人所居之地而不在日心月心參直一線之下偏東者則見月在日西尚未食甚偏西者則見月在日東已過食甚是又因視差而殊也此日食所獨也

衛公孫朝問於子貢曰仲尼焉學朝音潮焉於虔反

公孫朝衛大夫

路史衛支庶之姓有公孫氏四書考異春秋時魯有成大夫公孫朝見昭二十六年傳楚有武城尹公孫朝見哀十七年傳鄭子產有弟曰公孫朝見列子記者故系衛以別之

子貢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夫子焉不學而亦何常師之有識音志下焉字於虔反

文武之道謂文王武王之謨訓功烈與凡周之禮樂文章皆是也在人言人有能記之者識記也

叔孫武叔語大夫於朝曰子貢賢於仲尼 語去聲 朝音潮

〔罪少道〕曰子貢曉見用于魯拒吳之強大曉語而舍衛侯伐齊之謀詰陳成子而反其侵地魯人賢之此所謂賢于仲尼也

武叔魯大夫名州仇

〔左傳〕杜註叔孫成子之子〔左傳〕定公十年初叔孫成子欲立武叔公若藐固諫曰不可成子立之而卒公若為郈宰武叔既定遂殺公若若郈馬正郈犯以郈叛武叔懿子圍郈郈秋復及齊師圍之弗克叔孫謂郈工師駟赤曰郈非惟叔孫氏之憂社稷之患也將若之何對曰臣之業在揚水卒章之四言矣叔孫稽首駟赤乃勸侯犯以郈易於齊以激怒郈人郈人大駭介甲圍侯犯侯犯奔齊齊人乃致郈武叔聘于齊齊侯享之曰子叔孫若使郈在君之他竟寡人何知焉屬與敝邑際故敢助君憂也對曰非寡君之望也所以事君封疆社稷是以敢以家隸勤君之執事夫不令之臣天下之所惡也君豈以為寡君賜十二年武叔帥師墮郈京公二年武叔與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伐邾取漷東及沂西田遂及邾子盟于

句繹三年夏武叔與季孫斯城敀陽冬又與仲孫何忌帥師圍邾十一年春齊伐魯及淸武叔以政在季氏不欲出戰繼聞冉有之言曰是謂我不成丈夫也退而蒐乘詳孟之反傳公會吳子伐齊將戰吳子呼武叔曰爾事何也對曰從司馬王賜之田劒鈹曰奉爾君事敬無廢命武叔未能對衛賜進曰州仇奉甲從君而拜〔禮〕檀弓武叔之母死旣小斂舉者出尸出戸袒且投其冠括髮子游曰知禮〔家語〕顔回篇武叔見於顔回多稱人之過而已評論之同曰吾聞諸夫子曰言人之惡非所以美己言人之枉非所以正己故君子攻其惡無攻人之惡

子服景伯以告子貢子貢曰譬之宮牆賜之牆也及肩窺見室家之好

牆卑室淺

夫子之牆數仞不得其門而入不見宗廟之美百官之富

〔語錄〕古人宮外只是牆無今人廊廡

七尺曰仞不入其門則不見其中之所有言牆高而宮廣也

得其門者或寡矣夫子之云不亦宜乎

此夫子指武叔

叔孫武叔毀仲尼子貢曰無以為也仲尼不可毀也他人之賢者丘陵也猶可踰也仲尼日月也無得而踰焉人雖欲自絕其何傷於日月乎多見其不知量也量去聲

無以為猶言無用為此土高曰丘大阜曰陵

〔爾雅釋丘〕天下有名丘五其三在河南二在河北〔釋地〕下濕曰隰大野曰平廣平曰原高平曰陸大陸曰阜大阜曰陵大陵曰阿〔風俗通〕阜者茂也言平地隆踊不屬於山陵也

日月喻其至高自絕謂以謗毀自絕於孔子多與祇同適也

〔邢疏〕古人多祇同左傳多見疏也服虔本作祇易无祇悔九家本作無多悔

不知量謂不自知其分量

四書通馮氏曰量謂斛斗升合大小不同言武叔不自知其量之小而毀聖人之大

陳子禽謂子貢曰子爲恭也仲尼豈賢於子乎

爲恭謂爲恭敬推遜其師也

子貢曰君子一言以爲知一言以爲不知言不可不愼也 知去聲

責子禽不謹言

夫子之不可及也猶天之不可階而升也

階梯也

釋名階梯也如梯之有等差也禮喪大記役有林麓則虞人設階無林麓狄人設階註階所乘以升屋者梯也易繫詞言語以爲階說文梯木階也六韜兵略篇飛梯城中則有雲梯飛樓孫子九地篇如登樓而去階梯

大可爲也化不可爲也故曰不可階而升也

正蒙大可爲也大而化不可爲也在熟而已

夫子之得邦家者所謂立之斯立道之斯行綏之斯來動之斯和其生也榮其死也哀如之何其可及也爲去聲

立之謂植其生也道引也謂敎之也行從也綏安也來歸附也動謂鼓舞之也和所謂於變時雍書堯典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言其感應之妙神速如此榮謂莫不尊親哀則如喪考妣程子曰此聖人之神化上下與天地同流者也

謝氏曰觀子貢稱聖人語乃知晚年進德蓋極於高遠也夫子之得邦家者其鼓舞羣動捷於桴鼓影響

按桴同枹說文擊鼓杖也禮禮運蕢桴而土鼓左傳成公二年郤克左并轡右援桴而鼓管子大匡篇介冑執桴立於軍門又按鼓桴之桴音浮乘桴之桴音孚

人雖見其變化而莫窺其所以變化也蓋不離於聖而有不可

知者存焉聖而進於不可知之之神矣此殆難以思勉及也

[韓詩外傳]齊景公問子貢曰子何師對曰魯仲尼曰仲尼賢乎曰聖人也豈直賢哉曰其聖何如曰不知也景公作色曰始言聖人今言不知何也曰賜終身戴天不知天之高也終身踐地不知地之厚也賜之事仲尼譬之渴操壺杓就江海而飲之滿腹而去又安知江海之深乎公曰子無乃太譽乎曰賜何敢譽尚慮不及耳賜譽仲尼譬猶兩手捧土而附泰山其無益亦明矣使不譽仲尼譬猶兩手把泰山其無損亦明矣公曰善哉按此與上四章子貢稱聖人之語相發明錄以資參考

堯曰第二十

凡三章

堯曰咨爾舜天之歷數在爾躬允執其中四海困窮天祿永終

此堯命舜而禪以帝位之辭

[書舜典]帝曰格汝舜詢事考言乃言底可績三載汝陟帝位舜讓于德弗嗣正月上日受終于文祖[論語比考]仲尼曰吾聞帝堯率舜等游首山觀河渚有五老游河渚一曰河圖將來告帝期二曰河圖將來告帝謀三曰河圖將來告帝書四曰河圖將來告帝圖五曰河圖將來告帝符有頃赤龍銜玉苞舒圖刻版題命可卷金泥玉檢封盛書威曰知我者重童也五老乃爲流星上入昴黃姚視之龍沒圖在堯等共發曰帝當椐百則禪於虞

咨嗟歎聲歷數帝王相繼之次第猶歲時節氣之先後也

[或問]帝王相承其次第之數若歲月日時亦有先後之序然亦以其人之德知之非若讖緯之說徒以其姓名見于圖籙而爲言也

允信也中者無過不及之名四海之人困窮則君祿亦永絕矣

戒之也

舜亦以命禹

舜後遜位於禹亦以此辭命之今見於虞書大禹謨比此加詳

書大禹謨帝曰格汝禹朕宅帝位三十有三載耄期倦于勤汝惟不怠總朕師禹讓于臯陶帝曰來禹降水儆予成允成功惟汝賢克勤于邦克儉于家不自滿假惟汝賢汝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能汝惟不伐天下莫與汝爭功予懋乃德嘉乃丕績天之歷數在汝躬汝終陟元后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無稽之言勿聽弗詢之謀勿庸可愛非君可畏非民衆非元后何戴后非衆罔與守邦欽哉愼乃有位敬修其可願四海困窮天祿永終惟口出好興戎朕言不再正月朔旦受命于神宗率百官若帝之初書序臯陶矢厥謨禹成厥功帝舜申之作大禹臯陶益稷林氏曰虞史既述二典其所載有未盡者于是又敘其君臣之間嘉言善政以爲大禹臯陶謨益稷三篇所以備二典之未備者今文無古文有謨謨也

曰予小子履敢用玄牡敢昭告于皇皇后帝有罪不敢赦帝臣不蔽簡在帝心朕躬有罪無以萬方萬方有罪罪在朕躬

此引商書湯誥之辭蓋湯旣放桀而告諸侯也與書文大同小異曰上當有湯字

[書湯誥]肆台小子將天命明威不敢赦敢用元牡敢昭告于上天神后請罪有夏聿求元聖與之戮力以與爾有衆請命爾有罪朕弗敢蔽罪當朕躬弗敢自赦惟簡在上帝之心其爾萬方有罪在予一人予一人有罪無以爾萬方

履蓋湯名用元牡夏尚黑未變其禮也

[世本]湯名天乙孔安國云至爲王改爲履禮檀弓夏后氏尚黑大事歛用昏戎事乘驪牲用元殷人尚白大事歛用日中戎事乘翰牲用白周人尚赤大事歛用日出戎事乘騵牲用騂

簡閱也言桀有罪己不敢赦而天下賢人皆上帝之臣己不敢蔽簡在帝心惟帝所命此述其初請命而伐桀之辭也又言君

有罪非民所致民有罪實君所爲見其厚於責己薄於責人之意此其告諸侯之辭也

書序湯既黜夏命復歸于亳作湯誥蔡氏集傳湯伐夏歸亳諸侯率職來朝湯作誥以與天下更始今文無古文有

周有大賚善人是富 賚來代反

此以下述武王事賚予也武王克商大賚于四海見周書武成篇

書武成乃反商政政由舊散鹿臺之財發鉅橋之粟大賚于四海而萬姓悅服

此言其所富者皆善人也詩序云賚所以錫予善人蓋本於此

詩小序周頌賚大封于廟也賚予也言所以錫予善人也

雖有周親不如仁人百姓有過在予一人

此周書泰誓之辭

書序惟十有一集傳云一應作三年武王伐殷一月戊午師渡孟津作泰誓三篇集傳泰大同國語作大武王伐殷史錄其誓師之言以其大會孟津因以泰誓名之上篇未渡河作下二篇既渡河作今文無古文有

孔氏曰周至也言紂至親雖多不如周家之多仁人

謹權量審法度脩廢官四方之政行焉

權稱錘也量斗斛也

周禮考工記玉人駔琮五寸王后以爲權駔琮七寸天子以爲權註駔組也以組繫琮爲稱錘也漢書律歷志權者銖兩斤鈞石也所以稱物平施知輕重也本起于黃鍾之重一龠容千二百黍重十二銖兩之爲兩二十四銖爲兩十六兩爲斤三十斤爲鈞四鈞爲石五權之制以義立之以物鈞之其餘大小之差以輕重爲宜圜而環之令肉倍好者周旋無端終而復始無窮已也銖者物由忽微始至于成著可殊異也兩者兩黃鍾律之重也二十四銖而成兩者二十四氣之象也斤者明也三百八十四銖易二篇之爻陰陽變動之象也十六兩成斤者四時乘四氣之象也鈞者均也陽施其氣陰化其物皆得其成就平均也權與物均重萬一千五百二十銖當萬物之象也四百八十兩者六旬行八節之象也三十

斤成鈞者一月之象也石者大也權之大者也始于銖兩于兩明于斤均于鈞終于石物終石大也四鈞爲石者四時之象也重百二十斤者十二月之象也終于十二辰而復于子黃鍾之象也千九百二十兩者陰陽之數也三百八十四爻五行之象也四萬六千八十銖者萬一千五百二十物歷四時之象也而歲功成就五權謹矣職在大行鴻臚掌之考工記㮚氏爲量改煎金錫則不耗不耗然後權之權之然後準之準之然後量之量之以爲鬴深尺內方尺而圜其外其實一鬴其臀一寸其實一豆其耳三寸其實一升重一鈞其聲中黃鍾之宮槩而不稅其銘曰時文思索允臻其極嘉量既成以觀四國永啓厥後茲器維則律歷志量者龠合升斗斛也所以量多少也本起於黃鍾之龠用度數審其容以子穀秬黍中者千有二百實其龠以井水準其槩十龠爲合十合爲升十升爲斗十斗爲斛而五量嘉矣其法用銅方尺而圜其外旁有庣焉 庣音條 其上爲斛其下爲斗左耳爲升右耳爲合龠其狀似爵以縻爵祿上三下二參天兩地圜而函方左一右二陰陽之象也其圜象規其重二鈞備氣物之數合萬有一千五百二十聲中黃鍾始於黃鍾而反覆焉君制器之象也龠者黃鍾律之實也躍微動氣而生物也合者合龠之量也升者登合之量也斗者聚升之量也斛者角斗平多少之量也夫量者躍于龠合于合登于升聚于斗角于斛也職在太倉大司農掌之書舜典二月東巡狩同律度量

衡周禮大行人王之所以撫邦國諸侯者十有一歲同度量
同器數禮月令仲春之月日夜分則同度量鈞衡石角斗甬
正權概仲秋之月日夜分則同
度量平權衡正鈞石角斗甬
法度謂樂制度皆是也

興滅國繼絕世舉逸民天下之民歸心焉

興滅繼絕謂封黃帝堯舜夏商之後舉逸民謂釋箕子之囚復
商容之位三者皆人心之所欲也

禮樂記武王克殷及商未及下車而封黃帝之後於薊封帝
堯之後於祝封帝舜之後於陳下車而封夏后氏之後於杞
投殷之後於宋封王子比干之墓釋
箕子之囚使之行商容而復其位

所重民食喪祭

武成曰重民五教惟食喪祭

寬則得衆信則民任焉敏則有功公則說 說音悅

此於武王之事無所見恐或泛言帝王之道也

楊氏曰論語之書皆聖人微言而其徒傳守之以明斯道者也故於篇終具載堯舜咨命之言湯武誓師之意與夫施諸政事者以明聖學之所傳者一於是而已所以著明二十篇之大旨也孟子於終篇亦歷敘堯舜湯文孔子相承之次皆此意也

子張問於孔子曰何如斯可以從政矣子曰尊五美屏四惡斯可以從政矣子張曰何謂五美子曰君子惠而不費勞而不怨欲而不貪泰而不驕威而不猛費芳味反

子張曰何謂惠而不費子曰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斯不亦惠而不費乎擇可勞而勞之又誰怨欲仁而得仁又焉貪君子無衆寡無小大無敢慢斯不亦泰而不驕乎君子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

人望而畏之斯不亦威而不猛乎焉於虔反

子張曰何謂四惡子曰不教而殺謂之虐不戒視成謂之暴慢令致期謂之賊猶之與人也出納之吝謂之有司出去聲

【纂箋】顧書屏字上聲者注云藏也去聲者注云除也屏四惡之屏當去聲讀而舊音丙可疑

虐謂殘酷不仁暴謂卒遽無漸致期刻期也賊者切害之意緩於前而急於後以誤其民而必刑之是賊害之也猶之猶言均之也均之以物與人而於其出納之際乃或吝而不果則是有司之事而非爲政之體所與雖多人亦不懷其惠矣項羽使人有功當封刻印刓忍弗能予詳前小不忍句下卒以取敗亦其驗也

【史記本紀】項籍者下相人也字羽身長八尺餘力能扛鼎才氣過人秦二世元年從季父梁舉兵吳中以兵八千人渡江而西殺秦降王子嬰自立爲西楚霸王漢之四年漢會擊楚垓下兵少食盡乃自刎而死

尹氏曰告問政者多矣未有如此之備者也故記之以繼帝王之治則夫子之爲政可知也

子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也

程子曰知命者知有命而信之也人不知命則見害必避見利必趨何以爲君子

不知禮無以立也

不知禮則耳目無所加手足無所措

〈禮〉仲尼閒居無禮則手足無所錯耳目無所加進退揖讓無所制

不知言無以知人也

言之得失可以知人之邪正

尹氏曰知斯三者則君子之事備矣弟子記此以終篇得無意

乎學者少而讀之老而不知一言爲可用不幾於侮聖言者乎

夫子之罪人也可不念哉